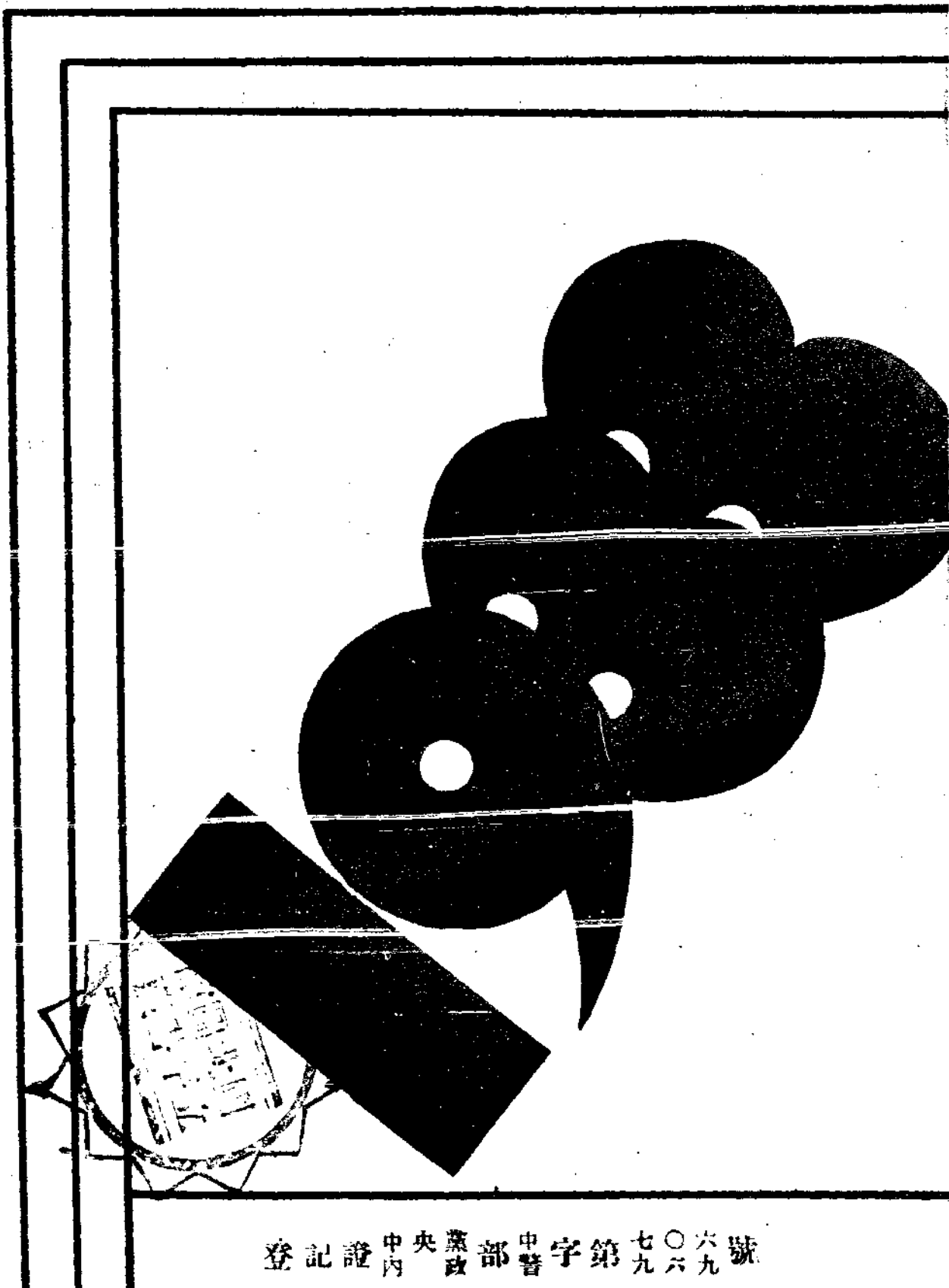


新華日報

第三十三期
三月十號



登記證 中央黨部 警字 第七〇六九號

本刊優待預訂辦法

本刊優待預訂辦法

本刊爲優待訂戶起見，特規定預訂優待辦法如下：——

1. 預訂本刊全年六份者，贈送本刊全年一份。
2. 預訂本刊全年十五份者，贈送本刊全年三份。
3. 預訂本刊全年三十份者，贈送全年八份。
4. 預訂本刊全年三十份以上者，優待辦法，可先函商。
5. 受優待之訂費，以收現金及匯票爲原則；郵票亦可通用，惟以九五折計算。

橄欖月刊

第三十期

橄欖

小說

詩歌

一顆心	李夾人(一〇九)
失望了	戴明曦(一〇七)
悼	林野(一〇七)
殘象之什	李夾人(一〇五)
夢水的中央	侯汝華(一〇四)
沈鬱	侯汝華(一〇三)
田間	郭冰岩(八七)
她	盧葆華(八一)
悽惶	程景頤(六三)
戀着的愛	白芷(五七)
血淋淋的臉	宋錦章(三七)
大愚哥哥	王西彥(三一)
緋思	盛煥明(一五)
一對年輕的男女	鄭影子(一)

論文

文學與道德

俄國文學史的片段

趙景深(二二三)

張資平(五三三)

散文

悵惘裏

王開璞(一一一)

文藝隨筆

- 曾今可的頭銜.....(一二〇)
- 鍾敬文怕進理髮店.....(一〇一)
- 菊池寬的戀愛觀.....(九七)
- 沈從文的寫作態度.....(七九)
- 托爾斯泰的「青春之野」.....(五六)
- 杜斯退夫思基向爸爸討錢.....(一四)

書評

田野的風.....波(九九)

文化通訊

- 甯波文藝界近訊.....(一三二)
- 續杭州文藝界續訊.....(一二七)
- 南昌文藝界近况.....(一一一)
- 鏡紋平(一一一)

文壇情報

- 穆時英落伍
- 廣州新出兩文藝刊物
- 楊昌溪赴嶺
- 「東風西風」譯出
- 出漢的現生活
- 羅家倫作軍歌
- 婁子匡被判徒刑兩月
- 顧仲彝辦劇社
- 女子月刊創刊號
- 北國文學週報定期創刊
- 流露劇社將公演
- 「波華荔夫人」攝成電影
- 蕙伯訥遊華行程

一對年輕的男女

鄭影子

(一)

經過了一帶常青樹，灣過了幾道石子小道，又經過了一帶常青樹。低着了頭在想，至少昨天在這裏碰見的那個女人不平凡。

昨天穿的那一套衣服不是她租來的話，一定家裏亦有幾個錢，父親至少亦是做個什麼雞官兒，生的女兒纔有這般福享。她一定還沒有未婚夫，年紀在二十歲之內，初中已畢業，高中還差二年，手面不大闊，只要看她昨天在飲冰室裏，那副帶些酸氣的味兒，已夠你參考了，一定她亦歡喜錢，同別一個女人一樣，或許愛錢比別一個女人更要厲害亦說不定，女人貪錢本是吃虧的事，但是有的總認為

是便宜的事，不要管她們的便宜和吃虧吧，總之用一些手段弔上來，假使她是一個平凡的女子的話，那末用不着一些老練的槍花就可弄上來玩玩。可是她的身段和臉袋看上去，似乎有些不平凡。

踏着地上的小草，軟軟的，又是經過了一帶常青樹，不知怎的今天的園裏獨見的是一些常青樹？因為聰明的管理員都把木椅搬到了常青樹下，使休息的游客們能夠避着陽光，因為要細心的去找到那一個昨天亦在這裏游玩的女人，在那常青樹下每一只白木椅上，用着細心的眼睛去找，在常青樹下坐着的都是年輕的一對對男女，找遍了這一條小草的道路，還沒有找到那個昨日來過的女人。起先有一些失望了，後來被另一些年輕的女人們打消了，本來，來不來還沒有十分把握，雖在平時自己的經驗中，年輕的女人歡喜逛逛公園的，至少來了一次必來第二次，直到滿足了她們逛公園的目的為止，不比我們男人們逛公園的目的，是永遠出獵不盡那些年輕的女人們的。那末，還耐心等一下子吧，弄不到這個，去弄別一個，亦不算吃虧什麼，女人歡喜的是錢，我金鴻升有的就是錢，『錢到不怕事不成』，但是弄女人時不要心急為妙。

(二)

來了，是的，就是昨天的那個臉袋，我不應該衝出防線，心要定，不要慌，啞，那個女人倒底不平凡吧，已經老遠的避過了我的火線，那末怎麼辦呢，我應該從常青樹後面灣過去，算一算那個弧形計共有多少步，離開她二十步前，應該就整理一下自己的衣裳了，把帽子的邊壓下了自己左面的眼角兒，不要給別一個女人看出我是在向一個女人開戰呵，至少，不要給她們知道我是在追逐着那一個將要隱入樹林中去的年輕而美貌的女人。

防備着，起先我應該向她怎樣說呢，不比前次那一個大豐紗廠的女工那般容易措油了，還應該向她說一些你有沒有一個討厭的丈夫麼？你的家住在那裏麼？是不是關北一帶，或者南市的中國地界麼？那是決不會使她注意的了。我應該向她問的是密司在那個大學念書？芳齡多少？府上那裏？在學校裏歡喜做什麼運動，看她的風度，看她臉袋上的表情，亦應該問她一些愛好藝術的話，那末乘機搬一些什麼司基，什麼派別一類的名字來誘誘她的心，但是在那些好聽的名字上，至少會襯托自己是個有學問的人，或者已經染着了十足的洋氣。那末再摸出自己的錢袋給她看看，至少在定理上，事情九分有成功了。

(三)

這裏，一帶常青樹下，陽光減少了熱度，在一隻雙人的白木椅上，坐一個圓臉的女人，纖細的手指放在嘴邊，好像在那兒沈思什麼，她的風度矜持尊嚴，用尖銳的眼角掃動着前面，細看她那希臘式的臉袋兒，使你會神魂顛倒，有時扭扭小鴿子般的身體，那個身段會使路過的游客都來注意她一下。她是在想呵，想一個有錢而美貌的男人，前面走來了一個男子約摸離開她二十步左右，在整理他一下自己的衣裳，她記得就是昨天在飲冰室裏專心注意她的那個傢伙呵，看他的臉貌，倒有八十分左右，猜測他的財產，至少亦有一些，父親亦是一個什麼委員，資格亦至少一個大學生，那麼在昔日往來的男子中，就是有了財產，而沒有金燄般漂亮的臉，有了一副現代男性的體格，而又沒有那些可愛得比臉貌更要寶貴的財產。在她自己的經驗中，那個興中襪廠的小廠主就是前例了，那個住在私立××體專做借讀生的史大雄當然是後例了吧，她不歡喜那種患了腦神經衰弱，或脊椎神經衰弱症的那些一天到晚寫着綠格子紅字的文人，她會在裝着尊嚴的心上逗起了一些淫蕩的幻夢，她會當着前面走來的男子就是放在她貼身衣袋裏的那冊備忘錄上，第五十四頁上那一個一百分的標準男子了。不錯，他一定一個人剛從國泰第一場出來，一個人，沒有年

輕的女人伴着他，那是又是多少配我的胃口呵！對於這樣一個年輕而美貌的男子，應該細心的誘惑他，應該把自己的旗袍下巴拉高了一點，輕輕的，不要給他遠遠的覺到了，今天悔不該不穿那雙粉紅的絲襪。映着了陽光會使他的眼睛撩亂。悔不該忘帶了一本洋裝書來充一下自己是一個不尋常的女性。照對方的神情看來，袋裏的吉士牌今天用不到，在女人吸烟，至少在這樣的人的目光中認爲是不正當的，聰明的自己比別一個女人還聰明，在這樣一個時時擔心着不要碰到了一個下流的女人的欺騙呵的男子前，萬萬不能同向別一個下層的男子前裝着老槍一樣，當然吸烟或許被他認爲是一個靠不住的女人的把柄，很巧，手裏的錢袋上的小鏡子乖覺的照着了她的臉，她會安慰着自己的心，今天 Kissproof 的脣膏，塗得不錯，有錢的男子歡喜的就是女人的漂亮，老實說，我王莉娜有的就是一只漂亮的臉袋，假使我高興時，再顯一下神威，把 Gafton Fabrics 做的上衣脫了下來，擦着的那些春藥一樣有力道的 Water，至少會打蕩他的心吧，那末再犧牲了今天的一嘴脣膏，至少在定理上事情亦有九分成功了。

莉娜的心有些兒在跳，咬咬脣唇，搓搓手，那個可愛的傢伙，已經在她的椅旁灣了幾個圈兒。一帶常青樹的葉子

像擦到了什麼東西，叔叔的響了一陣，莉娜裝着一副尊嚴的腔態，回頭偷偷的瞟了那男子一下，那個可愛的傢伙亦向她做了一個有味的迷眼兒，莉娜再在木椅上扭動一下臀部，那個存心着向她開戰的男子，已經衝入了莉娜的第一道防線。

(四)

——請你規矩一點吧，蜜司脫金！（女的還裝着很正經的樣兒）

——你是叫莉娜麼，（男的握着了女的手臂，）你在那一個學校讀書？芳齡多少？你可告訴我你的住址麼，我很想每天來找你出去玩。

——蜜司脫金，你爲什麼問我這類的事情呢？你既然是金真忠的兒子，那麼至少你父親的銀行裏是常走的，並且你又是××大學讀經濟系的，難道還不知道王伯龍局長的女兒莉娜麼，（作了一陣嬌態嘻嘻的向他笑）

——唔，就是王局長的……（裝着已明白了樣子）唔，蜜司王，那末芳齡多少？

——二十一。（很暢快的說）

——（比以前所猜的大了一點，那末一定高中還差一年了，男的一面在想）那末，蜜司王，現在同令尊住在一塊麼？

——不，住在校裏，××大學。（女的很神氣的）

——××大學不是有個王麗娜嗎？那末王麗娜是否就是蜜司王莉娜的筆誤呢？（很認真的說）

——不會錯吧，嘻（驕傲的笑着）是的，蜜司脫金，怎樣會知道得這般詳細，是否留意到一些報張上的記載麼？

——（男的又在想，王麗娜是××大學的皇后，在同學中有許多人都說是只都市中的小鴿子，不錯的，但是沒有他們所說的那般莊嚴呵，不知怎的？或者現在亦正需要錢用吧，那末，那末不要管她什麼，細心努力進行就是了）蜜司王，是××大學的，××大學的皇后！我們校裏的皇后還比不上你的漂亮啦，想必蜜司王一定很有學問的，貴校：校長陸先生是我的姐夫呵，所以說起來，我們之間，至少亦有些兒關係吧！

——（女的心裏自己實在有些莫名其妙的好笑了，××大學的校長是不是姓陸，那是誰知道呢，可笑的，連自己亦不知道××大學在江灣到底那一帶，要矜持着自己的真實，一定要裝着知道的樣子纔好）蜜司脫金的令姐是陸校長的夫人，（心裏亦有些捉摸不到的樣兒，）那麼陸校長就是我的表兄呵，表嫂是一個中等身材，帶不帶眼鏡我已模糊，有一次她對我說，她有一位弟弟在什麼大學讀書

，可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你，蜜司脫金，說起來我們還帶着親戚的關係啦，那末，至少對於我們之間，可以請隨便一些了。（女的心裏知道撒的謊，或許有些效驗，但是看男的神情，到反而有些兩樣）

——（男的摸出袋裏的錶一看，快到五點了。心裏頭有些好笑起來，今天用的一小半槍花有些成績，那末以後應該打聽得清楚一些，但是事情多少可笑呵，××大學的校長是姓陸，但是他的老婆難道真的亦姓金的嗎？這是一定今天天老爺成全了我姓金的事，現在該是使用我錢袋的時候了。）蜜司王，乘時候還早，我們去光陸或國泰看第二場的電影吧！

——（女的扭了一下姣媚的身體，她是知道的，今天光陸開的是瑪林霍金絲的性愛的俘虜）那末，我們就走吧（隨手把 Grafton Fabrics 做的外衣脫了下來，有力道的香味一定鑽入了男的鼻孔，她想，有意的向他說了一句）今晚熱得來！

初夏的微風送來了音樂台上的燦爛的聲音，於是送出了這一對熱戀着的可笑的男女，走出了園門，和另一夥子的人。

（五）

一輛六只汽缸雪佛萊的小轎車，直向北四川路橋上面駛去了，橋面的弧形很快的隱沒了車身，就在光陸戲院的前面停了下來，車夫開了門，走出了一個西裝的少年，下面挾着一個年輕的女人，紅的線，綠的線，映過了年老的河面，留聲機播送着一些歡暢的曲子，送進了這一對男女，和另一夥子的人。

屋頂上有閃光的線，襯托着金黃的天色，綠的斷了，紅的接上去，閃動着的線，使你會眼花撩亂，紅的斷了，接上去又是綠的，那是神祕的科學欺騙着了鄉下人。

在高大的建築物裏，不知有多少男女的心貼住在一起的，他們忘了身外的一切，他們認為除開自己的心之外，一切都是被欺騙着的東西，在事實上，每一個自己的心已經欺騙着了他們自己了。

行路人的腳邊的小玻璃樹裏，夜報已經出現了，燈光燦爛的電車去了一輛，又來了一輛，那一種都市的夜景，已散開了整個畫幅，都市的夜，又化裝起來了各種不同聲調，在人叢中亂叫着，假使換一條街去巡視一下，有許多可憐的女人，已經擠在街邊，在她們前面走過了一個沒有睡醒的舞場音樂師。

時光大約是在八點過後了。

(六)

光陸戲院的播音機裏，送出了粗雜的聲調，人像潮般塞住了在旋轉門的前面，在那四扇玻璃門裏，扇出了各個不同的男女的臉。

那一對來了，播音機播送着祝君晚安。男的臉，紅紅的，挽着女的，女的亦紅紅臉，低着了頭。在那左邊的暗角裏他們站住了，討厭的聲音打雜了他們的，是兜攬生意的人力車。

——莉娜，去吃一點東西麼？

——不，時間已經不早了，我馬上要回X大去。

——你難道這樣晚還回江灣嗎，笑話，不住在你父親那裏嗎，假使你認爲不方便，那末，我陪你到大東去開一個單房間亦可以的。(有些嘻皮)

——那，那更不方便了，似乎不大好聽的，(女的極力裝着很規矩的樣兒)但是蜜司脫金，今晚我是很感激你的。(很熱情的握住了男的手)

——莉娜我實在亦很愛你呵！

男的把嘴唇壓着女的，女的和着，輕快的上面飛去了一些脣膏。

——蜜司脫金，你看我的臉紅得在發燒了，我亦很愛

你的，但是我愛你恐怕我的父親不願意吧，但是有一個法兒，只要你有錢，我們可以Elopment，不管我的父親都麼的厲害了。

男的不完全明白女的說話，只是點點頭。

——莉娜，請你放心兒，我一共有十八萬，父親的還不在裏面。

——.....

他們大家就此分手了，可怨的，就是大東飯店的主人，今晚少賺了這一對男女的錢。

(七)

男的因為太防備了女的，所謂在他心中就是『不平凡』吧，不願意一只可愛的鴿子，在一夜中就被她飛掉了，應該再設法能夠隱瞞得過的話，把自己攪得厲害些，他一想到剛纔連讀都沒有讀過的那個英文字，傷心了起來，金鴻昇到底是個淺薄的傢伙。男的路上嘆息着自己的淺薄，但是他安慰着自己的聰明處，就是今晚沒有硬要同莉娜到大東去開上一個房間，而馬上暴露出了自己的馬脚。那是他認為多少危險的，當然不送她到江灣，亦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女的亦因為太防備了男的，所謂她心目中財貌雙全的

標準男子吧，一定他的父親亦很愛他，願意給錢他化用，將來討一個同我王莉娜一樣漂亮的媳婦，安安逸逸的過些快樂的日子，但是今晚只好誘誘他的心，而決不能夠答應他的要求，以後再用一些大話來騙騙他，不能夠在他身上享一輩子福，至少亦能夠在他身上括幾個錢來用用，所以今晚的大東一定不能夠允許他的了，並且亦決不能要他送我回來的，但是她想到了自己是一個××女中的學生時，而亦不安起心來了，天呵，Elopment 還是上星期學來的，但是她安慰着自己的聰明處，亦就是Elopment 一字用得認為很是得當。

(八)

男的從一輛洋車上跳下，走進了一條小弄，開門出來的，的確是一個娘姨。

『鴻昇少爺回來了，奶奶等你已經許多時候了。』

男的不聲響，很快的跑上了樓，坐在窗邊的，是他的妻，上半身裸着，男的並不同她招呼，急忙在書桌上抽出了一本華英大字典來，拚命的在E字部裏不知找些什麼。

鴻昇的妻走過來，把檯頭的電扇開動了。

『鴻昇，你怕這個暑期，初中還不畢業麼，這樣熱的晚上，一回來就拚命的用功，真是何苦。』

娘姨送上來了西瓜，和二瓶沙水，開了，鴻昇只飲了一口，但是在他的臉上忽然微笑了。

『娟，下學期我去考×大學，聽說只要錢，不講資格的。』

樓下的娘姨拍着蚊蟲的扇子聲音，直躡進了鴻昇的耳朵。但是鴻昇的妻，只知道他丈夫的笑，好像是恭祝她自己不久就是大學生的夫人了。

(九)

女的亦從一輛洋車上跳下，閃進了一條小弄開了門。

走到了樓上，扭燃了燈，放下了手裏的錢袋，顯着疲倦了一天的身體，躺到自己紊亂的牀上，點上了一支吉士牌，喝了一杯涼開水，摸出了放在貼身袋裏的那一冊備忘錄，在上面又不知道寫上了一些什麼，寫完了後，從第一頁翻到那一頁，計共翻了五十五頁，在上面停住了手，重把書合起來，閉上了眼睛，額上流出了一些汗珠，隨手把手帕抹去了，從又起來，開了窗，對家的樓上留聲機送來了『一呀，一枝花兒開』她說了一聲怪討厭的，回頭在壁上的鏡子裏，發現了自己褪色了的嘴脣。

發覺了書桌上放着一張字條兒，上面說的意思大約是今天那個小廠主又來過這裏了。她看完了隨手丟在一旁，

又躺到牀上，翻動着那本備忘錄，在五十五頁上又停住了她的手。

(十)

天上一棵小星移到了東邊，隱沒了。夏夜是在搖晃。

一九三二冬南京

杜斯退夫思基向爸爸討錢

一八三八年夏天，杜斯退夫思基寫信給他的爸爸要錢，裏面有一段說：「生活在營地裏，我適要着茶，雪茄——實在不是爲了安適，那是十分地必需的。但我知道你的困難，反向你極顯著的需要，十六個盧布，爲了買兩雙靴子。再，我必需的東西，像書籍，襪子，原稿紙，信箋等等。……我們的靴子是這樣的壞，三雙靴子僅能過六個月，雖然平安地在這個小鎮上。(西稔)

緋 思

盛煥明

秋

年青人羅蘇亞遲慢的脚步，踏着一條直長而寂寞的街。他走得很慢，像這種走法，只有牽着女人的手，在幽靜地方散步底時候才配稱的。

『究竟去不去哪？』羅蘇亞蹙緊眉，躊躇了。

一片梧桐葉夢也似地飄下，掉在他脚前的人行道上。他頓住蠕緩的步子，打算把它拾起來。可是他搖搖頭，跨着那有節拍的脚步，繼續向前慢慢地走。他垂下頭，默數着水門汀地的格子，走一步邁一格半，數到十幾格時，他的思緒又壓制不住了。

羅蘇亞算計起來，這時候那肅嚴的牧師，應該執行婚

禮了。(他冷冷地想：他們竟會迷信宗教，在教堂裏結婚，真替他們難為情！——還要在教堂裏擺酒席，嗨！教堂裏也竟會答應他們擺酒席！……金錢世界！) 牧師畫了個十字，用着他們專有的尊嚴而柔和的喉音問：

「年輕的小姐！你願意嫁給這位金吉春先生麼？」

.....

新娘應該羞澀地低下她的脖子。想到這裏，羅蘇亞好像給什麼咬傷了似的惹動了怒火。哼！你想這種不要臉的妖婆子也會害羞麼！不會！不會！她一定是尖着嗓子答：「是的，牧師先生！我很願意。」你瞧她那張裝正經的臉，其實滿肚子都是拜金的笑。卑鄙的妖婦！

牧師，轉過他的身子：

「年輕（羅蘇亞想：唔！年輕？年不輕了！）的先生！你願意同這位美麗的歐陽小姐結婚麼？」

自然！這個又醜又平凡的鬼傢伙！一定要露出大黃牙猶笑了。他犯口吃病，這是一定的，開心過了分，口吃就要犯得更利害；「我一我一很很願意和和一」

總之，他是難逃醜態畢露。在這種情景之下，賀賓們一定會禁不住暗笑起來。胖賀賓制壓不住他豪放的本性，一定會大笑！是的，大笑。教堂裏嚴肅的空氣給笑浪趕到

門外去了，過路人探進腦袋來，拉長了臉。他們都要說：

「新郎官是土豪的兒子，瞧！好花插在牛糞裏。當場出醜！有好女兒的，千萬不要嫁給有錢人。」牧師狂了似的揮着手：「呵！呵！上帝耶穌救主！原諒這些孩子罷，先生們！請靜下來，看上帝面上。這是結婚！——這是教堂！呵！呵！請靜下來！」年青人彷彿還看見他在失望地搓着雙手。

「誰叫你答應他們在你們的教堂中舉行婚禮的呢？還要答應他們擺酒！報應！」

羅蘇亞彷彿自己也在教堂裏一樣，他微笑起來。年青人想：曉霞到這時候一定要窘得哭了。新郎官拋掉大禮帽失措地逃走。美麗的新娘子跳下禮壇，還有，——年青人興奮地想着：她那白而長的婚禮服，在光滑的地板上拖着。和電影裏一樣。……她奔到他的面前，撲在他的肩上哭了起來：

「蘇亞！我親愛的蘇亞！你答應我和你結婚了罷！——我愛你，你是聰明，溫柔，漂亮，有學問。——只是你沒有錢！但是我現在是咀咒金錢了，金錢是罪惡！……原諒你從前的曉霞了罷！——我們結婚，就現在結婚。……」

那末賀賓們一定要驚呆了。他們同情而羨慕的聽着他

倆人。想到這裏，羅蘇亞又快樂又傷心，他的雙眼潤濕。
轉灣。

二個中年的男女，在人行道上隔得遠遠的走來，互相埋怨着。羅蘇亞在倆人的空間中穿過去，他想：你瞧這就是結婚！在他們年輕的時候，也曾有過熱戀。現在女人只有依賴胭脂粉來維持她的容貌，再也不能用美麗征服丈夫了！男人從前也許比陳吉春還有錢，但是化完了。沒有真本事總不成！他們爲什不牽手呢？年輕時他們的胳膊會同環兒似的套起過，現在，唔！就這樣——

.....

緋色的悲喜劇又在腦子裏展開來了：

朋友們拍着他的肩，同情地說：「蘇亞！最後的勝利終是你的。你近來的頹唐，真使我們替你傷心！幸福的圈子終是屬於虔誠底人的。現在——蘇亞，唔！你爲什麼皺眉頭？就在這裏完成你倆幸福的婚禮罷！」

.....

牧師和剛才一樣的畫了個十字。

「美麗的小姐？你願意和這位才智雙全的蘇亞先生做終身的侶伴麼？」

牧師將要轉過他的身子，問着他。——這是不成問題

的，他想。

興奮的賀賓們要他報告和曉霞的戀愛史：

「諸位女士先生！……什麼事情都是命中註定，曉霞女士是我××大學的同學。我相信每個人都有他的一個謬誤的觀念，曉霞也難免。她從前重視金錢，甚於一切。不過她並不是不需要真實的愛情。說清楚點，就是她選擇對象的條件是比較一般人為苛刻。——諸位女士先生！實不相瞞，我那時候除掉經濟方面比較不優裕之外，其他都還合乎她的理想。（蘇亞想：這句話似乎太坦白了。）不過我並不需要戀愛。雖然我們也常接近，但是我對她並沒有友誼以外求發展的野心。——諸位女士先生！那時××大學追求曉霞的人很多，剛才的吉春先生也是其中之一。陳先生家境很好，不過——諸位女士先生！我不願批評人，總之有錢是真的。他追求曉霞，追求曉霞追求得很熱烈，每天給她信。一切都是命中註定，曉霞女士把他的信在飯堂門口公佈出來。（青年人想：曉霞聽到這句話時，一定要笑了。）陳先生沉毅的精神是值得我們佩服的，他繼續追求，毫不灰心！因為我沒有和曉霞通過信，以後怎樣我也不知道了。昨天我接到他倆發出的請帖，我很代他們倆人歡喜。諸位女士先生！今天我愉快的參加他的結婚典禮，我

是來祝福他們的，真意想不到，我反變成一個被祝福的人了！我很代陳先生難過，不過希望陳先生不要灰心，是的，不要灰心！希臘有個雄辯家，從前也犯陳先生這類毛病。但是他到後來是竟能以雄辯出名了！我祝福他。——諸位女士……

在緋色沉思興奮的進展中，羅蘇亞緩步的神祕阻力，也愈在他的四肢中隱約的增加的來。皮鞋的節拍緩慢了，更緩慢了！他走着，好像在左近等一個約會的情人似的走着。

他明知道不過是一種幻想，但他很肯定的覺得，這對掃興的配偶，今天是非要在教堂裏出醜不可。「口吃是事實！」蘇亞自語。

如追蹤幸福似的，蘇亞向××路教堂走，微笑着。他高傲的瞅着異性，也不知道那裏來的勇氣。（他從前看見異性就低頭。）他現在已是個愛情圈外冷笑的人了。他心理嘲笑那些少女：

「爲什麼要打扮得這樣的漂亮呢？脫下你的褲子罷！
個個男人都會愛你了。放心！」

.....

教堂裏正在做彌撒，唱詩班的聲浪好像在畫曲線。

「嗨？還要請道士齋燈麼？嘿！」蘇亞傲慢地跨了進去。

很多人在跪着做禱告，空氣肅嚴，憂鬱。

一個僕役似的人走過來：「先生！有什麼事嗎？牧師在做彌撒，請坐！」

「你們今天沒有人在這裏舉行婚禮麼？」

「沒有吧，先生！難得有人在這裏舉行婚禮，今天沒有，今天做彌撒祭。」

「沒有麼？」羅蘇亞失望了。

「是的，請坐——難得有人在這裏結親，我在這裏幹了四年差，只碰到過三四次，都是大英人，外國人。」

蘇亞拖着步子，走出來。咬咬嘴唇，「怎麼一回事呢？」他低語。

回到家後，他才知道——。

婚帖上寫的是：「星期日（三十日）在本埠××路教堂對面××飯店——」

年青人翻翻日歷，拋開婚帖，嘆了口自嘲的氣：

「你怎麼這樣的粗心呢？今天才二十三哩，我的先生！」

作于一九三二年之秋（R）

本社叢
書之一

東風西風

巴克夫人著
郭冰岩翻譯
楊昌溪校序

巴克夫人居中國十數年，以描寫中國社會情形而得全球讀者讚揚，去年美國卜里茲文學獎金贈與巴克夫人，即其明證。此書為其處女作，價值不下于中文本之福地與兒子們等書，全書用一中國女子之自述，描寫中國新舊家庭之衝突，文筆生動，故事曲折，茲由郭冰岩君費半年之精力細心譯出，譯文忠實流利，淺顯輕鬆，並由楊昌溪君細校，外加一介紹序文，共十萬餘言，刻已出版；定價每冊實洋六角，郵費五分。橄欖月刊及線路半月刊訂戶購者每冊只收四角。惟以四月底為限。

線路社謹啓

文學與道德

趙 景 深

兩派的主張 簡單的說來，關於文學與道德這個問題有兩派的主張，一派主張文學應該是道德的，另一派主張文學是與道德無關的。美國門肯（H. L. Mencken）說：

『其中一派……主張批評家的一個保衛的目的便是鼓勵有美德者而反對有罪惡者——簡言之，便是保衛美術，因而維着牠，使與世界的道德相協調。另一派則排斥這種保衛的職責，而熱烈主張藝術與任何道德都不相干——以為藝術的所有事專在純美。』

他這幾句話，把這兩派的文學都說明白了。

文學與道德有關說 關於這一派，我們可以舉托爾斯

泰，文卻斯德和哈米頓爲代表。最近偶讀國際文學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一九三二年的二三月號，忽然發見一位波蘭神父皮羅新斯奇 (Marian Pirozhinski)，足見世道人心，尚可挽回，不可不在這裏表彰一番。他編了一本讀什麼書 (What to Read)，一切以天主教爲標準，當然是讀書指南的一類東西，凡收一千作家，三千五百種書，懿歎盛哉，可以嘆觀止矣。謹介紹幾個重要的批評：

『哥德——這本小說 (指少年維特之煩惱) 是用流行的文字寫出來的——敏感，傷感，自己分析——因此對於他的同時代的人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發生了許多害處。

『梅禮美——一個法國作家，喜歡用謀殺犯和各種惡人做他作品的題材。他的主人公都是醉漢，匪徒和放蕩的人，有時他還有褻瀆神聖的話。

『繆塞——法國詩人。以文體而論，是最好的；以道德而論，是最壞的。過的是放蕩生活，描寫的是不值錢的事情。

『迭更司——沒有多大教訓，寫戀愛太細膩了。

『愛倫坡——他所寫的壞人結果都很好，因此，青年不宜閱覽。

『皮藍得婁——近代西班牙(?)異教作家，讚美有傷風化的行爲。』

這位神父所稱讚的也可以舉兩個例：

『阿克里曼德 (Germaine Acremand)——對於人生有很好的觀察。快樂的媒人 (The Merry Marriage Broker) 是成年可讀的書。主旨是：與其永遠做處女，不如嫁個壞丈夫。

『波以特 (Charles Bouet) ——法國作家，著有村牧師傳錄 (From the Life of a Village Priest) 。

這兩個人的大名是我們所從來不曾聽見過的，猶之我們不知道皮羅新斯奇爲何許人一樣。難得他如此淵博，把所謂不道德的文學都舉了出來使人可以按圖索驥，可說是大開方便之門了。我之所以不殫煩的替他寫了一頁半紙，也只是拿他作爲代表而已，天下的皮羅新斯奇正多着呢。

文學與道德無關說 至於文學與道德無關的話，則說的人很多。王爾德說：『無所謂道德的或不道德的書。書只有寫得好或是寫得不好。如是而已。』厨川白村也說文學不是 Moral，也不是 immoral，而是 Nonmoral 的。斯賓嘉恩 (Joel Elias Spingarn) 更有一沒少語云：

『說詩是道德的或不道德的，其無意義，猶之說等邊三角形是道德的，不等邊三角形是不道德的。凡是測驗一件東西，而所用的標準非其所屬，或所揭的目的非所本有，此其無理，是我們所必須認識的。試設想餐桌的談話中有這樣一些胡話：「這花椰菜若曾按國際法烹調，當是絕美的。」「你曉得我的廚子的點心怎麼能這樣的好？因為他從來沒有說過一句謊話，也從來沒有引誘過一個女人。」但是這種顯明的例何須多舉呢？當我們考驗工程師的或科學家的研究成績的時候，道德是與我們不相干的。』——七藝術 (The seven Arts)

門肯的話也很有趣：

『藝術家道：「這裏是一本小說。」教授先生吼道：「你為什麼不做一篇勸世文呢？——我願小說家和小說一齊隕滅。」畫家道：「這個女孩兒很美。」主教抗議道：「但是她沒有穿上褻服——這個拙劣的畫師該砍頭。』』

他的話就彷彿是為皮羅新斯奇說的。德國赫柏爾 (Friedrich Hebbel) 也說：「藝術作品的實質決沒有不道德的。」還有一些「滿口仁義道德，滿腹男盜女娼」的先生們

那就更是自鄙以下了。賓那脫 (A. Bennett) 形容這般人矛盾的兩重心理道：

『當一般批評家逼不得已去讀他 (史文朋) 的詩與謠曲 (Poems and Ballads) 的時候，他們便如在飛薄欲碎的冰上滑冰一樣，口裏嬌滴滴的儘管念着「肉感」的，「肉感」的。你們直白說罷，你們這些裁縫式的怯懦的人，儘管說「肉慾的」罷！因為這本書原是肉慾的。肉慾又怎麼樣。憑你怎樣講，你也離不了牠的。』

這幾句話把偽君子罵了一個痛快！

山泰耶奈在他的名著美感論中把美和道德分開，以為美是積極的，肯定的，是善的認識，不帶利害打算的；道德則是消極的，否定的，是惡的認識，常帶利害打算的。美即文學的本質；他的意思就是說，文學和道德是兩種東西，彼此不相干涉的。

廚川白村在苦悶的象徵裏更透澈的說：

『文學作品者，乃是生命這東西的絕對自由之表現；是離開了我們在社會生活，經濟生活，勞動生活，政治生活等時候所見的善惡利害的一切估價，毫不受什麼壓抑用的純真的生命表現。所以是道德的

或罪惡的，是美或是醜，是利益或不利益，在文學的世界裏都所不問。人類這東西，具有神性，一起也具有獸性和惡魔性，因此就不能否定在我們的生活上，有美的一面，而一起也有醜的一面存在。』

道德的解釋 道德是一個抽象的名詞，解釋紛歧。有專指性慾方面而言的，也有作教訓解釋的。摩台爾的近代文學與性愛以爲反因襲的思想也是不道德的文學，因之托爾斯泰也被網羅在內，被加上不道德三個字的尊號。想不到以道德爲號召的道德家，竟也被人稱爲不道德的文學家，這真是一個有趣的嘲諷。摩台爾是以精神分析學的方法來研究文學的，在他看來，幾乎一切文學都是與性慾有關的。

道德的目的與效果 文學與道德有關說，還有另一種說法，即科學批評的說法。托爾斯泰可代表論理批評，王爾德則可代表唯美批評。科學批評我們可以居友 (Guyau) 爲代表。居友與托爾斯泰同是主張文學與道德有關的，但二人的著重點不同。居友是說文學在效果上與道德有關，托爾斯泰是說文學在目的上與道德有關。居友只是觀察文學現象，說明文學作品對於讀者所發生的影響，完全是科學的，冷靜的，站在一旁觀察的。托爾斯泰則是恨不得個

個作家都照着他的話去寫作品，完全熱情的，主觀的。每種作品必有其作者和讀者，由作者構思，寫成作品，這作品再給讀者看，是文學作品所必經的三個過程。居友注重讀者所受的影響，托爾斯泰注重作者所發的情緒。所以居友與托翁是完全不同的。居友在從社會學看的藝術上說：

『藝術是以社會性的現象為主——因為全是本於共感作用及感情傳達的法則的緣故——所以自然有社會的價值，是很明顯的。在實際上，藝術常把那被觀念的表現的較善的社會或惡的社會，經過想像作用而使與現實的社會共感，所以藝術活動能夠生出了使那實在的社會進步或退步的結果。對於社會學者，藝術的道德性就在這裏成立。但這道德性完全是自然的內在的東西，並不是從頭打算的結果，倒是超越了一切打算及目的的追究而自然產生的。』

英國韓德生在文學研究導言裏也說：

『同時企圖做兩樁事，既欲作一部小說，又欲產生一篇教義訓戒，一篇哲學論文，或一個論文小冊子，結果，總惟有失敗而已。』

「民衆教育季刊」第三卷第一號

「民間文學專號」目錄

- 狗人國試論……………松村武雄作
 中國的天鵝處女故事……………鍾敬文作
 神仙故事之特點……………黃 翼作
 再論紫姑神話……………黃 石作
 韓朋故事……………錢南揚作
 奧定的神話……………謝六逸作
 關於波里尼西亞神話(Mueler博士原著)……秋子女士譯
 獸婚故事與圖騰(Maccullack氏原著)……周有光譯
 關於中國的植物起源話……………鍾敬文作
 低級文化民族的歌謠……………程懋筠作
 法蘭西歌研究……………林文錚作
 歌謠與小曲(Barne 史女原著)……………周有光作
 民歌論 (Willian 博士原著)……………溫達平譯
 江蘇歌謠集序……………鍾敬文作
 論綽號文學……………劉大白遺作
 農諺與生計教育……………樊 續作

此外尚有圖版及補白小品等。

浙江省立民衆教育實驗學校出版。

每冊大洋三角 全年大洋一元。

大 愚 哥 哥

王 西 彥

論排行，大愚哥哥高我們一輩，我們得叫他叔叔。不過，理由是說不出來的，合我平輩的人，却都叫他『大愚哥哥』。

大愚哥哥看上來年紀已經不輕，你不信，只稍看看他那黑米米的嘴唇，只少三十歲上下是逃不了的。真的大愚哥哥有很多歲數，除非他自己——不照，他自己可不是今天講十八歲，明朝又是過一夜便會添到四十歲嗎？

大愚哥哥他也有一個大愚嫂嫂啦。大愚嫂嫂可夠標緻呢：眼睛是和浸漾在清水裏的烏珠子那麼活靈靈的，紅紅

的唇兒活像一朵開放得起勁的鮮花，小小巧巧的身段，走起途來一扭一扭的可真嬌相！『只可惜個兒太矮一點，』矮一點沒啥道理的，漂漂亮亮就得啦。你說，我們的大愚哥哥已經上年紀了，討個媳婦還得用天平秤來秤他媽的幾斤幾兩嗎？這個樣兒，已經有多多少少的人在給大愚嫂嫂叫冤枉了呢。

大愚哥哥討大愚嫂嫂，還不是靠着亨德叔孀他倆老人家？親事才子定好三個月，說是便有這樣烏心爛肚皮的人對女家去說他的壞話啦。爲了這，亨德叔孀着實費過許多的心血的。到歸結，總算心血還不白費，大愚嫂嫂過門來啦。過門來，也總得擺場點，請桌把客，做他三天的新娘子。嘿，可真不爭氣哪，三天的新娘子還沒做好，事情就給鬧出來啦！

大愚哥哥現在是新郎子啦。新郎子着着簇新衣服，背着手兒上青塘山逛去。青塘山是他砍柴的老地方，這時候，西風把樹葉子都換過衣服，有的還被打下葉幹來，平舖在那山腰裏，更有的便落在淺澗裏，像小船兒一般的給飄走了啦。山腰山脚裏，有的便是那些妮子們，三三兩兩的在彎着腰兒抓枯枝落葉，拿去當她們冬天的燃料；她們可

才高興呢，聽那給微風轉送着的清脆的歌兒喲：

『……………』

二更月上約郎來，噯！

心花兒開，噯，心花兒開，

心花兒朵朵開，朵朵開；

咱家等郎來……………

月更明，瞥見黑影，

噯，心花兒抖岑岑，抖岑岑！

咱家等郎來……………

噯，爲何郎不來？

……………』

誰說我們的大愚哥哥不懂得風流趣事呢？這個歌兒就勾引起他的心兒啦。半聲不響的，他背着手兒走近去，走近去……………

『哈，大愚來啦，羊癩鬼子來啦！』

『新郎來啦，哈哈，新郎來啦！』

歌兒不唱了，接着便是哈哈的笑聲。我們的大愚哥哥，對於這些，他是向來都像沒事一般的。在平時，這些玩皮的妮子們還會拾小石子去扔他呢。扔儘管你們，他可像

沒事一般地跑他的路，哼他的歌兒，——大愚哥哥也唱得很好的歌兒呢。他唱的『玉堂春』，誰個聽了不驚異？張三伯還說過他強比棘家村那個瞎子老李呢。——可是，今朝却有點兒異樣啦，大愚哥哥露出他的薑黃牙齒微笑了。於是，這些妮子們便繃起忍不住要發笑的臉孔，向他搭訕：

『嘻嘻，大愚，我說你啦，你的老婆，嘻嘻——』

『你和老婆昨晚共頭沒有，嘻嘻。』

她們都會放下手來，向大愚哥哥探點發笑的資料，她們是慣會這樣做的。可是，出人意料的事情鬧出來啦，我們的大愚哥哥今天可動起脾氣來了。臉孔真像打過十足的氣的黃皮球一樣，瞪着眼睛趕上去便是一把……

『——啲!!』

他們全都跑開啦。給抓牢的却是荷蓮這個小妮子，兩個兒一道扭着滾下山凹裏去啦……

這個事情一鬧開，可真不得了啦！荷蓮的爸爸媽媽恨恨的打到大愚哥哥家裏來，口口聲聲說是要把大愚哥哥赤身綁起來吃青竹棒兒，索性把他的瘋鬼也一起給他趕個乾淨。這可怎麼下落呢？害得亨德叔嬸真像紅鍋子裏面的小

螞蟻兒，急忙忙地陪他千個不是萬個不是，轉請張家二爺來講個和，算了事啦。但却瞞不了那個新娘子，風信一吹到，當天大愚嫂嫂便把大紅衣服撕得千粉百碎，倒在床上叫娘叫爺的哭起來哇！

這個事情，自然也得要亨德叔嬸他倆老人家來了理，把死死活活頓脚大哭的新娘子勸過來，又百樣千樣的勸慰，當天晚兩個兒總算送進房去圓房啦。

亨德叔嬸嘆了一口長氣：總算了了件難事！

大紅臘燭的光兒把那間小房子的角頭角尾都照得統明，新娘子充着驚疑的光的眼睛死死看着大愚哥哥綑得紫紫的臉。大愚哥哥沒說半句話，一翻身便和衣倒在床上啦。

這倒，新娘子在肚皮裏禁不住發笑：這倒，哈，孩子氣，看這個人也會動氣，動氣……

倒在大花被兒上，大愚哥哥翻起兩片紅紅的眼皮，沒半點光兒的眼珠直直的瞧着大愚嫂，她可害怕起來啦。

她看小房子，連耗子的聲音也沒有；看看燭光，燭光在發抖。

先是胡謔，聽，像夢嚙一樣難懂。漸漸地，鼾聲起來

，鼾聲可真大！手，腿，全都作起怪來，抖動，笨重的身子，別的，從床上倒下地來，滿嘴都是白白的唾涎……

看看：不動啦！

『不好了嗎，天！』

新娘子用她那怯生生的女人的手，輕輕的按上額去：發熱得利害。

『到底——唉！』

新娘又啜泣起來……

第二天，一早，世界可變了：新娘子失蹤啦！

有人給大愚哥哥嘆息，可也有人給大愚哥哥發笑呢！不過，你說啦，我們到底給大愚哥哥嘆息。還是給大愚哥哥發笑呢？

血 淋 淋 的 臉

宋 錦 章

(一)

——她的左臉，已是腐爛了，你看，血淋淋的。

血淋淋的左臉，皮沒有了，只是白的，紅的，凸的，凹的一片腐爛的肉，在梁醫師的眼簾上掠過；梁醫師把疲倦了的眼，用手揉了揉，又猛猛地睜了睜，眼前的物象，越發清晰了，安置在病床上的她，這刹那，在慘綠燈光的射線下，也更明楚地反映在他的烏球上：

散披的雲髮，蛋形的臉，白皙的皮，嫩的肉，細長的娥眉，晶瑩的秋波，還有，還有適度的身材，細纖的柳腰。

——這是師長太太呢，怎麼會成這樣血淋淋的！

又是護士袁史珍擲出來的話，靈活的兩滴水波，在溜動，溜向梁醫師，又溜在一旁站着的那個軍官臉上。

梁醫師立刻意識到那軍官是師長，躺在病床上的，是他的太太，但她怎的具備了一個血淋淋的臉，梁醫師不很了然，便也滿臉燦上了驚疑的神色。

師長的意識裏，也闖進了「醫師在驚疑了」的意念，便略一領首，炯炯的目光，向醫師和護士逼射了。

——看了這血淋淋的臉，你們該驚奇吧！是的，任何人會驚奇的，但現在，我已有些後悔，雖然她做了對不起我的事，我也不該用銷錐酸腐蝕她的美麗，而且使她痛苦。唉！誰個姨太太，保得住白璧無瑕呢！師長一撮短髭下的唇皮，在翻動，興奮的眼，在射着腐爛了的臉。

她呢，瞪着一雙忿怒的眼，在發那苦痛的呻吟。

接着，她起了一陣痙攣，在洗她的腐肉時；醫師又謹慎地敷了藥，用紗布棉花裹包完好。

于是，這頭號病房，退出了師長和梁醫師，留着的，僅僅袁史珍和師長帶來的女傭，守護着正在發着苦痛呻吟的她。

師長步出醫院，已是深晚兩點鐘了，空間是墨黑的，只是天上的星星，在映着笑眼。

閃着兩股亢長光芒的一九三二年式的福特轎車，吞沒了師長，又在他的官寓門前吐出。

四十多歲的妻：滾圓的臉，肥胖的身軀，在他佈置得異常精緻的房間裏，搖着鵝步。

——美人兒，究竟收不住吧！妻的沙啞喉嚨，放出來的刺耳的音響。

師長鼓脹着臉，一聲不響地解着衣扣，進了被窩以後，那肥胖的身軀，也隨着閃進了被，師長轉過頭來時，滾圓的臉，已放置在自己的頭旁，那圓臉，在猶笑，露着兩排黃色的齒牙，而且衝出一口腐臭的氣味。

換一個世界了，他想。蛋形的臉，白皙的皮，嫩的肉，細長的娥眉，晶瑩的秋波，玲瓏的身軀，都幻滅了；甚至櫻桃破了，笑的時候，常見的兩排雪白的珠子，常聞的芬芳的濛霧，常聽的婉轉的鶯聲，也見不到，聞不到，聽不到了；只是，只是換了一個噁心的頭。

這目前的物象，所盪激起的回憶，使他對於腐蝕她的臉的舉動，更感到了後悔。

——爲了你愛妻的緣故，黃副官會給你開革吧！又是妻的沙啞的聲音，緊接着的，是格格格的一陣譏笑。

他已受夠了妻的諷刺，但妻的話，他也沒有理由當作滓渣般的拋在一邊。他也在想，黃副官這小子，不是受得抬舉的人，重視了地，反幹出了禽獸般這樣沒廉恥的事情

在兼供餐宿的安樂酒店的樓上，電炬輝煌着，幾個閒散的工役，在一個閃着燈光的房間的窗縫上張望，嗤嗤的笑；他從朋友的房間踏出，這樣的怪狀，驅動了他的好奇心，也移步到那個窗前，揀了一個窗縫，湊上自己的眼。

啊，了不得，他的醬色的臉，忽的轉成了灰紫。原來，呈現在他眼前的，是一幅使他嫉妒痛恨的活畫：

自己的愛妾，斜躺在沙發上，身上載着黃副官，沙發在上下的彈動，副官在笑，妾斜着眼，紅着臉，在喘，酥胸在不住的起落。

「啊！可恥，自己的妾偷人。」

他摸摸手槍，手槍靜靜地倚偎在腰間，在等待自己的使用。

他媽的，把牠掏出來，撞進門去，化兩顆子彈，這小子，這淫婦，一古腦兒的會滾倒在地上，地上兩灘血，多痛快！

嗤！嗤！嗤！

他媽的，茶房在嗤嗤的笑，難道他們知道房間裏的女人是他的愛妾嗎？真丟人！

嗤！嗤！嗤！又是茶房的嗤笑，電炬光下的茶房的臉

，都充溢著鄙視的神色。

他睜着一雙圓圓的眼，閃出兇險的光，瞪着他們。

真乖！他們都不敢笑了，臉擺得莊重了些。

於是，他的右手，推上了那房間的門，但立時，又意識到自己是貴為師長，俯首審察自己的符號，血紅的邊，墨黑的兩顆星，耀在自己的視球上，這紅邊，這黑星，是一般人尊崇的標幟，多見識的茶房或許也知道他是屬於尊貴階級的吧，如果，推進門去，擊斃了這小子，這淫婦，頃刻間，會傳進住在安樂酒店的朋友的耳覺，而且會轟動這首善之區。

「師長太太偷人，」假定，各報上都刊上了這樣的標題時，自己的尊嚴丟光，自己的面子拋盡，自己將被認作譏笑的準的，啊，多麼可恥。而且，這小子，這淫婦，反正歸到他掌中的，復歸到自己的掌中時，祕密地處決他們不遲。

於是，他的右手，從門上乏力地垂了下來，腳緩緩地移下樓去。

茶房驚異的視線，似無數尖利的羽箭，在穿射他的心窩，他感到了劇烈的創痛。

回進了自己的住宅，待着，等待着他的愛妾，不耐煩

的等待着。

鐘把在搭，搭，搭，無休止的搭，搭，搭，搭。

他的思潮，隨着滾，滾，滾，大浪般的滾，滾，腦筋裏，突然，又湧現了適才見到的一幅：

妾，斜躺在沙發上，身上載着黃副官，發沙在上下的彈動，副官在笑，妾，斜着眼，紅着臉，在喘，酥胸在不住的起落。

怒氣冲上了眉頭，兩條烏濃的眉，直豎了，胸似引擎裏的活塞，也在急促的翕動。

「碰」，一拳，沉重的擊在桌上。

——這狗淫婦，不知廉恥！他的拳，又在空中揮成個月牙形。

在這更深夜靜的時分，聲音劃破了空間，疾速的跳盪

一刻兒，僅僅一刻兒，馬弁和僕傭，都帶了驚惶的面具，圍集攏來。

——滾！誰叫你們來的！

從他粗暴的發音，辨出了他的怒火的燄，已燃上了他的眉尖，馬弁和僕傭，便都畏縮地獸散。

空間又靜寂了，只剩着鐘把，在搭，搭，搭，無休的

搭，搭，搭。

的各，的各，的各，的各……

高跟皮鞋觸着水門泥地的響聲，自遠而近。

「這淫婦來了」，他想，摸摸手槍，手槍依然靜靜地偎倚在腰間，等待他的使用。

「立刻打死她」，這意識，在他腦際閃過，立時又消逝了。

另一種意識，在跳躍着：

「最誘惑黃副官這小子的，是她的美，還是毀滅她的美吧！」

——你還沒有睡嗎！嬌滴滴的喉音。

蛋形的臉，櫻桃般的嘴，已印進他的眼簾。

她又瞧了瞧腕上的錶，

——十二點了，真累，在金公館打牌，那位黃蔘小姐輸了錢，定要再打四圈，所以遲了，而且累得很！

似乎在向他解釋所以遲回的緣由，又似乎在自已訴苦。她懶懶的卸除了衣，躺上床去，他的脾氣，她是知道的，他在愛她一塊肉，所以她每次遲回，用不着惶恐，只用不很理睬他的神氣，已足繫住他的一顆愛肉的心，結果，她是勝利，他終是嘻皮笑臉的，倒進她軟綿綿的懷裏的。

可是今晚上，有些兒怪，他不是嘻皮笑臉了，而是擺着一張冷冷的臉，嘴也變作了金人的嘴，緘不作聲，在寬廣的漆得閃亮的地板上，踱着，踱着，若有所思，但是興奮的踱着。

「這傢伙準是又碰了軍長的頂子」，她想。

——又碰了軍長的頂子嗎？別氣忿了，還是睡吧！纖白的藕臂，露在被外，向他招呼。

——哼！哼！這「碰頂子」的突擊，無異火上加油，忿氣更是漫溢，竟哽塞了他的咽喉，說不出半句話來，只是哼哼的哼着。

——哼什麼！哈！哈！哈！她嬌笑了一陣。

——和黃副官的歡喜牌，打得這樣快樂！笑！而且真累，哼！哼！

置在書架上的銷錐酸的瓶，這時候，突然膨脹，膨脹得僅僅那樣的瓶，現在他的目前。

——你說什麼！說什麼呀！聲音有些兒戰顫，蛋形的臉，交織着惶恐和忿怒的情緒，兩滴水波，泛溢着惶惶然的流液。

——說什麼！安樂酒店的房間裏，……沒有說完，已檢起了那銷錐酸的瓶，揭去了瓶蓋，緩緩地步近她的床沿

——你要我死嗎？裂帛似的顫聲。

這時候，現在她眼前，是一個殺氣滿臉的軍官。

——是的，要你死！左手按住了她，右手中的銷鐵酸，泉流般的汨汨地瀉上了她的臉頰。

——「了」！一聲尖銳的慘號，淚在她的眼眶裏迸出。

她玲瓏的身軀，作了一陣劇烈的苦痛的顫動後，殭了，射進他視神經的，是一具血淋淋的臉。

——死了！他自己的驚駭的呼喚。

一個美麗的時常伴着他睡的女性，死了。

一個矛盾的思線，在交錯着：

「爲什麼要使她死呢」？「爲了她是個淫蕩的婦人」。

「她雖是個淫婦，但究竟是自已的人呀，自已的人了毀滅了！自已的人毀滅了！」他的心靈上，鑽進了後悔的陰影。

「悔不該把她痛死！」

微弱的呻吟，發了，聲音從地底裏發出來的那般微弱，但她終於在這微弱的呻吟中，甦醒了，他才知道，她並沒有死，適才是昏迷過去的。

她的身軀，在抽搐了，眉間在摺縐，呻吟的聲音，在由微弱而強大。

「她真痛苦啊！」

她的苦痛，使他感到更深的後悔：「不該對自己的女人，下這樣的毒手。」

從後悔中，拖出了補過的辦法：「把她醫治」，

於是，他帶了一個女傭和一個馬弁，把她送進了醫院。

「但黃副官這小子呢，妻說得對，把他開革！」

這一夜，他給妻的糾纏和自己思慮的煩擾，整夜的失眠。

晨光曦微了，他起了床後，立刻揮下了一張字條：

「副官黃子壯，工作不力，着即停職。」

(二)

黃子壯探悉了她已被師長用鎊酸腐蝕了臉時，心惴惴的，面蒼白了，淚也簌簌的流淌。

爲了自己，一個心愛和愛他的人，活生生的受罪，何等罪過，的確，自己已接間的犯了損害他人身體的罪。他的內心，受着無限的譴責，而且感受着無限的痛苦，腦子有些發漲了，啊，簡直發漲了，腦殼已如裝進了鉛塊一般的感到沉重。

寒風在無情地怒吼，馬路上的人羣，在眼前波動，他隨手摸一摸發漲的額，火燙的，燙得炙手。

他自己的身體，似乎已失去了重心般的在搖幌，他知道自己已病了。但依然負著病軀，由街車拖進那正在醫治她的醫院裏去。

在她的病房中，模糊的看到閉着眼，靜放在病床上的裹着紗布的頭，淚又按捺不住的流了。

——我害了你了。看護生退出了病房以後，他從啞硬的喉中，瀟出了這麼一句。

閉着的眼皮，這時給這聲音射開了。

——啊！子壯嗎？我的心肝，我不是在夢中吧！你沒有死嗎？我在這裏，時刻在念着你，我深怕那狗會咬死你，不，會槍斃你。

回頭看看女傭，丟了一個呼斥的眼：

——王媽！你出去吧！

於是，一雙纖白的藕臂，伸出被窩，伸得長長的，等待他的擁抱；他緩緩地俯下頭去，纖臂便環在他的頭頸裏。

兩口嘴唇，緊貼着了，從嘴唇傳授着熱愛的情緒。

——怎的！你的臉頰，火燙的，子壯，你病了吧！她鬆了臂，這樣訊問。

——……他**只是流淚。**

——**怎麼？你哭啦？我知道，至少，你的職務，爲了我，已經開去，但不要緊，一個男子，無論到什麼地方，都可以拾食。**

——……他搖了搖頭，表示不是爲了職務的開去而悲哀。

兩分鐘的悲默，空間靜得可怕，只是腕上的錶在浙，浙，浙，浙，

——我又要說啦！這靜寂的空間，又給她劃破，我的確的，自從我的父母，貪了師長的錢，同時，我熱愛師長的虛榮，嫁給了師長以後，師長只當我一架生產孩子的機器，當我一塊美味的肉，當我一種新鮮的玩具，總之，他娶我的目的，是在滿足慾望，他不知道愛情，愛情，在他，只認爲青年輕浮的詞藻，我對他，也只當作了吃人的惡魔，當作了一塊笨重的肉，我感不到興味，雖然，我在外表上，佯裝着快樂，但內心，時時感着從來未有的苦悶。

——美雲！……

——你且慢說！不知怎的，今天見了你，已忘了我的病，興奮了許多，和第一次見了你，一般地興奮，真的，自從第一次見了你以後，我的腦海裏，整天浮泛着你的影

子，以後每一次見你，內心的積鬱，立時雲散，啊，立時雲散了，到前一個月初，在中央飯店和你同宿了一晚後，你便成了我唯一的靈魂，我祇剩了一個軀殼，我這軀殼，完全依賴於靈魂的你來充實。

——美雲！安靜地休息吧。他的眼，這時閃着哀懇的光。

——別阻我的話吧。休息，我等會兒，會休息的。……
……啊，算我們不幸，給那狗發覺了，他害我，同時把你的職務開革來害你，唉！但你放心，待我的臉痊癒了後，跟着你走，毫無疑義的跟着你走，到天之涯，或地之角，甚至去過那求乞的生活，我也願意。但這醫院裏，那狗是常來的，你還是不來的好，因為來了，再給他撞見時，你的生命，是難以保全的。你走吧！你到了什麼地方，寫封信通知我，如果你愛我的話，請你接受我的忠告，立刻離開這裏。

這時候，她的臉上，發見了晶瑩的淚水。

他咽哽着，默默地俯下頭去，嘴接在她的脣上。

——啊，你的臉，仍是火燙的，準是病了，快回去休養吧！

「咯」，又「咯」的一聲，門陡的開了。

一個軍官，蒼色的臉，短短的鬍鬚，黃呢的軍裝，斜掛着的皮帶；後面是兩個佩着盒子砲的馬弁。

黃子壯，看準了面前的軍官是師長時，火燙的臉，發紫了，而且額上瀰出了一顆顆珠大的汗粒。

她呢，失血的臉皮，更轉成了灰白，靜躺着的身軀，瑟瑟的戰顫了。

師長的眉毛，微揚了一揚，唇皮展開了：

——哼！你這淫婦！你想跟着他走，到天之涯，或地之角，都跟着他走！好，現在他進地獄去了，你也跟他進地獄去嗎！

一張譏諷的笑臉，在子壯和美雲的視球裏擴大。

——帶走！

子壯便夾在兩個馬弁中走出病房的門，一雙含淚的眼，回過來探視她時，她一切都靜止了，大概已暈了過去。

第二天的報紙上，發見了子壯死的記載。

(三)

她似乎已忘了子壯，她整天溺沉於物質的享樂中，她侍候師長，比以前更好，師長也意識到黃子壯的死和她的臉的腐蝕，收服了一個放蕩的女子，蒼色的臉皮，時時浮漾着勝利的笑容。

她出院後，時間的輪子，很快的推了七週，七天過去了。天空中帶來了歡舞的鵝掌般的雪，寒風也在發狂般的吼，氣候低降到零度以下。

這樣寒冷的氣候，把師長家的僕傭，很早的驅進了被窩，師長也例外的先上了鋪設得很華麗的舖。

她還沒有睡，笑吟吟的和師長談笑着。

但，突然，師長的眼前，湧現了一具烏黑的手槍，這手槍向他張着兇惡的口，要吞噬他。他驚惶得失措了。

——你這吃人的惡魔，你已吃了我的子壯，你以為我屈服了嗎？我是永不會屈服的！我知道，你將吃許許多多的人，但我不許你吃，你的末日到了！

「砰」！血從師長的腦殼裏迸射出來，他猛烈的痙攣了一陣，直僵僵的躺着。

——子壯！子壯！你在地獄裏嗎？我跟你進地獄去！

又轉過槍口，向她自己的腦袋，「砰」！嬌軀的身體，歪斜的倒在地板上，接着，那閃亮的地板，又增了一灘血

◆

東方文藝

第一卷第二期(二月號)出版

◀ 散 文 ▶

鬚哥的葬禮
花市

徐心芹
李散碧

◀ 論 文 ▶

女學定義的綜合研究
文學所反映的國民性
喬其伯納蕭

汪靜之
趙景深
莫 奔

◀ 小 說 ▶

颯
小娼婦
日本——加藤武雄
上海(長篇創作)
羅蜜歐與朱麗葉
意大利——班德洛
五個同路人

張稚鷹
鄭景馥

丁 丁
包三易

魏偉章

◀ 戲 劇 ▶

諧調的靈機
美國——給絲丁伯女士

徐冰島

◀ 詩 ▶

歌德詩鈔
青山遊
十二月的心

鄧雪峯
余慕陶
侯汝華

◀ 文 藝 書 刊 ▶

歡迎喬其·伯納蕭喬其伯納蕭近影
彈鋼琴的蕭
關於「大地」

大地作者布克夫人 大地劇本在紐約上演二景

定價每期二角半年(六期)一元一角全年二元二角國外郵費二元四角。歡迎預定。

現 代 書 局 發 行

俄國文學史的片段

張資平

現實暴露之悲哀

四十年代派之一羣作家即在五十年代以後更繼續他們的活動，與檢閱制度的壓迫鬥爭。至藝術的基調仍然是實生活的解剖。

解剖現實社會之基礎是十九世紀全歐洲的風潮。不過在俄國，其勢力更強大而已。這是因為當時的俄國實生活到處都是卑污苟賤，社會空氣至為黑暗，其中無一可以愛惜，可以保存的之故。加以五十年代之最厲害的反動，更增高了暴露現實的傾向。在這樣的事情之下，俄國實生活之消極的方面的解剖，在四十年代派的作品中，受了陰慘的情調的影響，故他們失掉了四十年代所出版的作品中所

有的生氣及樂天性。對於實生活只是抱了近似厭世主義之懷疑的見解。這個傾向遂使他們陷於與哥哥利同樣喪失了描寫的理智的積極的形式的才能。最少，我們可以知道他們欲描寫這種形式的常試，同樣歸於失敗了。（例如杜格涅夫的『Insarof』，Gon Charov 的晚年作品）他們的作品中之積極的形式不是活的人物而是不自然地作成的抽象的人物。

在四十年代的作家因為懷疑的解剖和對於實生活之消極的態度過於明顯，故他們在六十年代有背了一般的期望的結果。即在新人，新理想，新思想的時代，熱心於這個新運動的人們，欲從四十年代派的作家們，獲得這種新理想的藝術的再現。但四十年代派作家，對於這種新運動和新人也只是和對實生活之一切現象一樣，取了懷疑的消極的態度。因此他們受了變節者，背教者等的誹謗。不過這些誹難，實不中肯。實際上並不是四十年代派的變心，而是時代變化了，要求變化了。四十年代派則仍然如舊，一無變化。唯因他們對於在新的思想傾向行動等，要求積極的態度之熱心家們之否定的態度，及虛無主義，加以譴責。遂令兩者之間，發生了懸隔。杜格涅夫的『父與子』，即是描寫這種鬥爭的。

近代寫實主義之發展

到了近代，寫實主義因時代的進步，天才的輩出，而獲得了確實的發展。又到了七十年代，在文學的地平線上，起來的閃爍的天才作家，有Korolenko, Garshin等所代表的一羣作家。(Gleb Uspensky Zlatovraltsky, Bobory Kin 等。)八十年代，有契呵夫以真珠一般的短篇小說，開拓了寫實主義文學的新天地。至於作傳統的本格的文學樣式之寫實主義，則可以說是在託爾斯泰的藝術，才達到了完成的頂點。

由十九世紀末期至廿世紀初葉是象徵主義的全盛期，在這期中，寫實主義傳統一時似趨衰落，但並非死滅，寫實主義仍然在當時的文壇有強固的根柢。高爾基，庫普琴，亞爾巴依綏夫，安德列夫，加敏斯基等的文學，不單堅固地繼續了寫實主義的存在，並且因潤色了近代的内容和都會印象主義，故在相當的程度上，發揮了新寫實主義的意義。

又由帝政時代末年至歐戰後之數年間，是俄國文壇寫實主義傳統之復興時代。在這時代，最有光輝的代表作家，有亞勒西託爾斯泰，蔡采夫，布寧，勒米梭夫等一羣文人。他們的藝術是徹頭徹尾地受了近代的洗煉，更加纖細

，而帶有豐富的抒情的成分。故有新浪漫派及抒情的寫實主義之稱。

又在革命後的蘇俄文學形成其主潮的，仍然是寫實主義。茲不再贅述。(完)

參考書目

1. 撒克荅之『社會學的綜合俄國文學史』
2. 阿夫謝尼珂克利柯夫斯基監修的『十九世紀俄國文學史』
3. 馬克西毛夫之『近代俄國文學史概論』

托爾斯泰的「青春之野」

托爾斯泰由十五歲到二十四歲，自稱這個時代為「青春之野」。當這時候，生活極放蕩：什麼賭博咧，色慾咧，虛榮啦，沒有一件不嗜好。並且說「賭博容易戒絕，色慾和虛榮，大不易制止」。所以，恨極自己容貌的不揚，常思祈祝神明，更換容貌。其思入非非，大可發笑。(西稔)

戀 着 的 愛

白 芷

.....這愛如一株枯了的樹
用盡血用盡熱的淚珠
萌不起芽茁不出花蕊.....

現在已成了事實，妻走了，帶着她令我哭泣與追念的臉，冷冷的回了娘家去。

這似乎成了很平常的事，初結婚時，朋友們便常對我說，我自己也整天顧慮着，晚上的夢中也常常幻想我們遭受到了不幸，果然在累次帶有些撒嬌氣味的吵鬧後，她毫無留戀的走了。但是這是令我奇怪的，因為沒有真的吵過一回嘴，或有過些微衝突，只是兩三天又說話，像不說話這動作，我是看慣了的往常，我們生活得太平凡了，總要找一些事來惱氣，這時候，誰也像真的有點氣惱，兩人都板起臉，不願意先低下頭去叫誰。但是我自己知道，她也對我說過，那一時是說不出的難受，直到有機會交談了，那

已中落的情愛，馬上如野火樣燎原起來——如這樣假意的吵鬧，在過去，已成為我們突增情愛的手法；可是現在呢，妻走了，除了捧着往常用淚珠濕透過的手帕，嘔血前記就的日記外，那熱淚也早在先一時期流盡，鳴激不起哀痛之感了。

這時不能不想到前一時代的事。

一天！外出的途中，兩人肩挨住肩，手牽了手，這整天都是空的走路的當中，我們計劃許多事來度過他，春風輕微地吹着兩個人的髮，心裏感到輕鬆，讓一些羨慕的眼，從旁邊掠過，我們慢展開步，向任先生家裏走去。

任先生是她的同鄉，從前教過我們的書，因為他不是個以教書來終結自己的生命的人，在去冬又考起了X大學，那天是例假，大家都能把積壓下的苦惱洩露出去，誰又願躲在牢獄裏挨這似囚犯的生活？途中，她說：

「像任先生這樣的人真好，能找出一個像他那樣忠實的男人可也難。」

這些話，並不是替任先生誇耀，但是在她口裏說出心裏多少有點不自然，我知道的，任先生年紀比她大上十歲，兩人間的結合，也不過是同鄉和師生的敬愛而已，但是我覺得她不該在自己面前誇讚另一男人，這類的場面，顯

示有些在奚落我，心裏一不歡喜，眉也就縐下來，她妙曼地說出的話，我一句也沒有聽入，嘴上答應着「是」，其實兩個肩也隔離了，手也各自挨那冷風的凍。

馬上她知道了，趕上兩步，把我的手搶在她手裏。

「又發氣了喲，」那柔和的一聲，代表她屈服了，然而人都是這樣的，在該驕傲的時候，便索性硬下去，我一用力，被握着的手摔落下來了。

「好！」這一個字是如何有力，眼淚像馬上要從她眼裏流出的樣子，委實我也太給她難堪了，便是我自己處在這地位，也會同般的慘叫了一聲「好」掉回頭去。

這狀況下，連已得到的勝利都歸還她了，如果再不低下頭去，她便真的獨個兒回學校去，那時，整天的計劃，不都幻滅了嗎？因之我馬上裝了笑，於兩相諒解的柔態之下，兩個人重又輕輕地展着步，向任先生家裏去，不過這也是一個風波，兩人心上，都因了剛才的事，感受到不舒適，脚步是錯亂的，誰也不願意先說一聲話，靜靜的像兩個人並不相識。

橫過大馬路，行進在一條小巷子裏，巷裏除了開着的門，地上的沙土構成一團死氣外，連車子也不多見，她突然地說：

「××！你不要多心咧！」心下一喜，這是她先發動說話的。

「我知道，你以為我對任先生，對密司脫吳怎樣好，其實這是不會的」這話，我嚇了一跳，任先生，我知道她只是敬仰罷了，突然的說到老吳，我却吃驚了，因為我常恨她那樣笑意的相酬老吳。

.....

「你要知道，吳是你的小同鄉，他一向對我是太恭敬了，爲了調合我們的感情，我不能不對他好，上次我們吵了嘴，不是他給我們拉好的嗎？你說我如果不和他絕交，你便要和我絕交，這件事，你想想吳對我們的好處，也就知道錯了。」

羞澀的點了下頭，她繼續說去，肩，手，重有挨在一起。

「……其他的人呢，如果我不理理他們，他們便都會變成阻撓我們的人，你想，我對他們還會是真的嗎？」

這些話，把剛才爆破的裂痕補實了來，兩人如出校樣歡樂地到了任先生家裏，

.....

時間已陷去了半點，我起身要走，任先生和她都一道出來，到門口，把手搭在我肩上，說：

「××，你約我一個時候。」

我一嚇，「爲什麼呢？」

「家裏托任先生寄了信來，而且有些事，你約一個時候，我們一道在××電影院會好了，」由兩個眼傳過許多媚人的力能，但是印在我心上只是一些厭惡，口裏低聲地答應「不要緊」，其實，當我離開任先生門前的時候，胸部氣急得可以爆裂起來。

回到學校，一切景物的輪廓，都閃着惱人的光輝，以往的事，如狂雨般聚集在記憶裏，現在，腦子被這些事思索得漲痛，只有悶住睡到床上，來挨過這待刑前的時光。

時間在那時分外過度得慢，一分鐘需要我七十次以上脈搏的跳動，在床上悶到兩點多鐘，再也不能安靜下去了，我記起我們的認識，記起一切友朋的忠告結果，我是在許多善意的忠告裏和她訂婚了，一個未婚夫對於自己妻子的不滿，在這時期的過程中，特別顯現這些忠告是善良的。然而，我知道她不會有什麼令我失望的行動，我所期求的，也只是她的慰安，這些安慰，是她用以酬答今天摧毀我一切計劃的原料。

好容易，已經夜了，她曳着輕輕的步子躡，到了我床前。

「××你裝佯」？她問。

閉了眼仍舊不理。

「××！不起床？我要走了」

這又是一個要挾，爬起來，懶懶地把衣穿好，——這是習慣，每一個晴天的黃昏，都要揀着清靜的去處散步，我們又按例散步，不過忘不了的是過去不久的事，我用些難聽的話去諷刺她，這些話把她弄得要哭了。

「××！不說了好嗎？你處罰我。」

「真的？！」

「隨便你怎樣處罰。」她慄着哀求的音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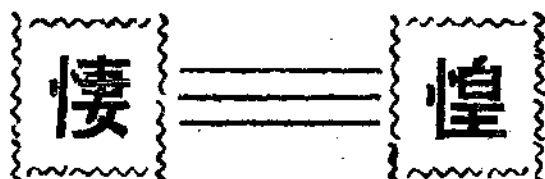
這時硬着的心軟了下來，記起了「璇宮豔史」我說「假若我是你，我將站住不動，任處罰的人在每一個細胞上吻，××！你願意嗎？」

她點了下頭，滿腔怨恨，在狂似的吻下消散得迨盡，情愛，反因此突生了不少。

.....

然而這是過去，現在爲了傍人對我的誣謗和對她的要挾，這愛，是如水泡樣幻滅了，我希望這水泡有重現的可能，但是當我氣病了，嘔了血住進醫院去，她還沒有聽到這事似的，這是什麼？

愛的殘忍。



程 景 頤

(一)

冬天的雪，往往在夜深時下得愈大。

街衢是靜悄悄的。灰色的雲幕，含有怒容似的飄落着雪花，鋪成了鵝毛色的地毯，豐厚而且光平；有時因為石子的兀立與泥土的不平，更顯現着少女乳峯般的豐潤的墳起，令人起一種飽滿的愉快之感！但是，這時候夢華和慕琦，受了酒的挑動，過去的夢痕，將來的憧憬，和現在分別在即的離緒，及其他一切的煩惱和憂疑，攪成亂麻般的一團，佔據了各人的腦筋；只是本能的挽着臂向前一高一低的走去。有時他們會因為談起了什麼而引起情感上極度衝動或刺激，他們竟停住脚步，好像怕路太短了，不夠說完心裏所要說的話；但有時他們又很迅速的走上幾十步而

默無一言；對於眼前現實的一切，他們是完全消失了他們的感覺。他們只是悄然的回到過去的某一個愉快悲哀的時期，忽又靜靜的跑到未來的路上在悵惘，在悽惶，或在歡躍。

「夢華！」一切都幻滅了，眼前所浮現的，只有夜的寂靜，雪的飄舞，豐潤而潔白的大地，慕琦忽然想起一件空虛而又覺緊要的事問夢華：「今後你我，還能有幾次的今晚呢？」——意思是留戀今晚的痛飲——說着，他握起夢華的手並且緊緊的。

「唔！——」在短促的驚愕之後，夢華恢復了他最近個月來不曾有過的平靜，很鎮定的答道：「這也說不定，也許是『後會有期』；也許是從此便不得再見！這看我們各人的努力罷了。」

「……」慕琦沒有作聲，只望望他，却發現他的臉上泛出熱的微笑。

「明天，」夢華繼續着說：「我決定走，筠仙的信上，叫我天晴動身，但是度日如年的我，實在迫不及待了！同時我祝你和婉麗，能得到最後的勝利，並且在最短期間。至於我和筠仙，或者不致再有什麼變化；不過，……」他的聲音，有點顫抖，憂戚的態度，也消失了臉上的笑容

，「將來究竟怎樣的結果，這時也沒有十分把握；我們青年，本來是沒有保障的，四面都是冰冷的空氣，誰肯爲了青年的熱情而溫暖些他的面孔呢？前途是苦？是樂？是光明？是黑暗？現在是沒有方法預計；我也不願去預計，因爲預計不是一件好事，他會侵蝕了我的勇氣，所以我現在的目的，只是權且抓住第一步時希望再說，……是的，我只是盲目的，不顧一切的，抓住第一步希望再說！因爲青年到處都沒有保障，唯一的方法只有盲目的，不顧一切的，抓住你最迫切的，距離你最近的一個希望；然後再盲目的，不顧一切的，追求你的第二步，現在的青年，只有這一種辦法，什麼顧慮，什麼計畫，都是騙人的；顧慮的結果是退敗，計畫的結果是夢幻；慕琦，你想是不是？

雪花像啣枚的騎士，更勇猛的向他們的身上襲擊，街衢依然是靜悄悄的，一切都彷彿閉了氣息，除去他們的鞋底踏在雪上的澀——簌的聲音。

× × × ×

幾重門都是虛掩着，最熱鬧的家庭，——與其說熱鬧，勿甯說紊亂，紊亂到使夢華不能有一小時在家裏很愉快的停留，除去在二十幾個的男的，女的，大人，小孩，統統睡了的夜間。這時不惟沒有一點聲息，並且沒有一點燈

光，再穿過一方天井，才看見從他自己臥房的窗戶上，透出亮來。他輕輕推開房門，首先觸入他的眼簾的，是他夫人的梳粧台上的一盞洋燈，燈上面籠着一架鐵絲罩，鐵絲罩上，煨着一個洋瓷茶缸，這是他最熟悉的一件事，他常常是到夜深才回來，他的夫人，怕他回來時口渴，所以每晚在她臨睡時，便將茶煨在燈上等待他。他將房門門好，在他走進來的時候。他站在梳粧台前，將洋瓷茶缸端下，並將鐵絲罩除去。這時他的夫人，被他驚醒了，輕輕的掀起帳門一邊，向他看看，同時他也看看她。

「你還沒有睡着？」他一面喝着茶，一面不經意的問了這一句。

「睡是朦朧的睡了一忽，只是你沒有回來，門不曾門，總是睡不沉的。」她說着，坐起身來，將睡在懷裏的不滿兩歲的女兒，捧出被窩，向牀前的一個木盆裏撒尿之後，翻轉身又拍着孩子睡去了。

——過了今夜，便永遠分離了！這句話流星般在他的意識界裏一閃，他放下洋瓷茶缸，向垂着的帳子癡望了一會。他下意識的走到床前，掀開帳門，將她推醒。

「……」她掉轉臉來，從她的眼光中，他看出她是想問他「什麼事？」，但他並不說什麼，只坐在床沿上，由衣

袋內摸出烟盒來。

很平靜的吸着香烟，他的夫人見他不說什麼，又軟無力的合上眼皮。

夜的寂靜，籠罩了全室，一切都在沉默着，不，一切都在怒視着，怒視着他的心的慘忍！怒視着他在明天要將牠們的女主人和不满兩歲的小主人陷入永遠的悲哀的深淵裏去！他好像是被逼不過，回過頭去望望她們倆，又深深的歎了口氣。幻想使他覺得自己是非常滿足，是非常幸福的人！筠仙自和他同居之後，依然與以前一樣的愛他，並且更密切，更體貼些。但同時他又看見他的夫人，抱着他的女兒：坐在廚房裏的竈前，哽哽咽咽的流淚，兩眼桃子般的紅腫，瘦削而且黃黑的臉，壓在蓬鬆的亂髮之下，好像是個囚犯！又好像是個餓鬼！衣服上補了許多補丁，又有許多露肉的破孔；孩子的臉上，淚水，鼻涕，和着灰塵，塗抹得幾乎分不出臉上的各部位來！哭聲比布莊裏的店員撕布匹的聲音，還要淒厲！一聲聲喊着肚裏饑餓。他的嫂嫂們，在西邊廂房裏，很快樂的叉着麻雀。

「賤骨頭！」二嫂不耐煩了，惡狠狠的罵了一句。

「天生是討飯的命！」三嫂接了一句，眼仍照望着眼前的牌，話彷彿是對自己說的。

「這種女人，怎能怪五弟不願同她過活？一個孩子，還成天惹她鬼噱！」大嫂簡直動了氣，充滿了憤恨的眼睛，向三嫂看看，又向二嫂看看。

「……」四嫂全副精神凝聚在牌上。但也不經意的笑了一笑。

他這時，一股怨氣，幾乎衝破了腦殼，捏緊着拳頭，想把她們每人都打個半死，但還沒有舉起手時，忽然感到手掌在隱隱作痛，眼前欸然一閃，一切都在沉默着，彷彿是在怒視他的心的慘忍！緊張的血管，弛鬆了一半，他舒了一口氣，回過頭去望望睡在床上的他的夫人；這時她正在驚疑的看着他在出神，他很迅速的俯下身子，將臉貼着她的臉，撲簌簌的落下淚來。

「唔！——」她兩手捧起他的臉：「這！——你，什麼事呢？」

「你問我麼？」他哽咽着：「你自己應該知道呀！」

「……？」她愈覺摸不着頭腦，她反而鎮定了，因為她以為他是被酒所亂。

「唉！笨人！……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悲哀！……你不知道你太可憐麼？……你不知道我也與你一樣的可憐麼？」

「……………」她癡癡的望他一會，但終於沒說什麼。

× × × ×

睡神也好像與他絕了交，無論如何，總睡不着。他的夫人，雖緊緊的撲着他，但因為背後的孩子，睡得很甜蜜的，她也就很坦然的睡去了。他這時很覺懊悔，懊悔以前不該那麼樣的理智薄弱，受情感的支配而輕易答應了筠仙，以致造成現在左右為難的局勢；既明明知道他的夫人離開了他，一定要永久的悲苦，甚至尋短見自殺，因為沒有知識不能自立的婦人，生命是完全交給丈夫的。同時，在事實方面，到了現在，既不能拒絕筠仙，而自己青春的叫喊，也不允許將筠仙放棄。這分明是一枝毒箭，不射進他夫人的胸膛，便要刺進自己的心窩，再沒有兩全的方法！在這種極端相反的情感擾亂中，他掙扎出遍體的膩汗，濕黏黏的愈覺神思昏聩，不能將這急待解決的問題，很清醒的詳加考慮；於是他輕輕的推開他的夫人，坐起身來，將衣服披上。他看見衣袋裏露出一角淺綠色的信封，他無所謂的將他拿到手裏，審視一會，又將信箋抽出來，很愉快的看了一遍，並且在最後署着的名字上，吻了一下。他感覺着自己好像站在春的早晨的田野間在作呼吸運動，新鮮的空氣，澄清了內部的心臟和週身的血脈；一切的意念，

都消失了，除去筠仙的情影。他不禁粲然的一笑。

(二)

慕琦與夢華分手後，很不適意的獨自向學校走去。他覺得週圍是非常空虛的，前面的路程，更渺茫得像無涯際的沙漠，他孤另另沒有可依附處！兩腳雖踉踉蹌蹌的向前走着，心裏却感覺着失了一件什麼東西；又好像自己的腳踏不到實地上，只在空中隨着雪花一同飄舞。他很清醒的知道這是離別了夢華的不快之感和夢華將要踏上捉摸不定的前途之憂惶的感應作用；但同時他又夢游一般的在迷離惛恍着。

學校的大門，已經落了鎖，雖然今天是星期六，照例關得遲些。他毫不猶疑的折進一條黑暗的小巷，本能的繞了幾個灣而走到學校的後面。後面是一帶迢長的圍牆，臨着一片沒人烟的空曠草地。牆的右端，被每晚回來遲的學生們逐漸攀損而踏成了個上寬下窄的缺口，裏面便是校園。校園的對面，是一排宿舍的樓房。他剛踏進缺口時，校園裏荒涼冷寞的情調，使他有點毛骨悚然。他緊急的加速他的脚步，並且不敢仰視左右的向着宿舍急走，直到他看見樓下有幾個房間的窗戶上透出黝暗的弱光時，胸膈間才微微的鬆動，同時也感覺得從鞋口上已經漫進了許多雪在

鞋內，毛織的襪子，已濕得冰冷了。

室內的溫度，將他週身的寒氣圍襲得深深的併入骨髓，他禁不住打了個強烈的冷瘧。

「嘿！這孩子，——打野鷄來？」他在抖着衣服上的積雪時，從靠東邊板壁的床上傳來這兩句無賴的話。他立刻意識到這是梅蘭芳的聲音。

「看梅蘭芳的天女散花來！」他雖然兩手在交互的揮着兩臂和兩肩上的雪，但却很乾脆的也回答了這樣一句無賴的話。因為這位同學，模樣很是醜陋：面皮黑黑的，上唇向上捲着，上列的門牙，也就隨着向外翹出；濃黑的雙眉，覆着一對微黃又略紅的眼肉；而身材方面，又受了兩條不足法定尺數的短腿的影響，很顯得太矮小了；所以同學們便替他起個綽號，叫他做「梅蘭芳」。

這時熄燈的時間，久已過去。梅蘭芳也早將下身的衣服完全脫去了，兩腿藏在被窩裏；上身斜靠在枕頭上，就着點在床前一張木櫬上的一枝洋燭在看書。其他的人們，都早就睡了。慕琦想要在許多的熱水瓶裏尋些水吃，很不客氣的走到梅蘭芳的床前，要將洋燭拿走，却不防被梅蘭芳一把拿住了衣襟，死不肯放，他也就很迅速的將丟在被上的那本書搶了過來。

「不得了呀！——梅蘭芳在看性史！」他調皮的狂呼了一聲，梅蘭芳急得只是猛力的掙着他的衣襟，於是他越發興奮起來。

「看看你的××肅立了沒有？」性史被他丟在地板上以後，他大嚷大叫着來掀梅蘭芳的蓋被。在這樣一方面吶喊着進攻，一方面笑罵着抵禦的鬥爭中，於是驚醒了同房間的T，C，和B。

「怎麼!?慕琦要實行強姦嗎!?’C在看見是他們倆搗亂一剎那間，不考慮的叫了一句。

「也許是因為燒餅貼得不平均！」T接了一句，自己先笑了起來。於是B也就忍不住了：

「請T做公證人，你們倆再幹。」

全室的笑聲中，他丟了梅蘭芳，跑過去壓在T的身上。

門外忽然傳來葉舍監的咳聲。B知C急急將頭縮進被窩裏偷笑；梅蘭芳連忙將洋燭吹滅了；T不作聲的在暗中掙扎：只有他，這時實在沒有辦法，只好死壓着T，暗中還用手去摸索T的臉部。

又來了兩聲乾咳，他有點忍耐不住了，索性站起身來，很堅毅的罵道：

「滾他媽的！」T也伸出頭來叫道：

「小葉！你要吃燒餅嗎？」不過他們的聲音，都放得很低的，低到使在門外的葉舍監可以假裝做不曾聽見。

x x x x

冰冷的被窩，刺激着興奮後的皮膚，高度的體溫，降冷了許多，心緒也漸漸平靜了，他思念起夢華來。他頻頻的嘆着氣，翻轉着身體，心裏只覺得空虛虛的，一切都很灰色，什麼都好像在幻浮着。他想起一夜後的夢華將要永遠的失去了故鄉；偕着筠仙，天涯海角裏流浪。好像兩張落葉，又好像兩片飄萍，風吹向西便倒西，浪打向東便倒東，什麼地方，什麼時候，才是這一對愛的迷戀者的穩定的歸宿？自己雖不是此地的人，但每年除去寒暑假短期的離別外，雖不同年級，但總是熱烈的相處着；甚至於同學們拿性愛的話來開我們的玩笑，我們總不願降低相處的熱度；這次的一別，究竟是暫離呢還是永訣？雖然夢華說：「看我們各人的努力罷了」，但總是在虛幻渺茫中誰也不能把捉住實在。想到這裏，他益發熱刺刺的想念着夢華，竟至落下淚來。很想立刻跑到夢華家裏，要求他不要走吧；但同時又想起夢華祝他和婉麗能得到最後的勝利，並且在最短的期間；於是彷彿看見了婉麗面龐，浮現在眼前，最

好的部份，是軟綿綿的兩片微紅的薄唇，想笑時噙張開來，露出兩列端整而雪一般白的牙齒，裏外這樣的襯托，誰見了都要引起一種溫柔甜靜的與色的協調的快感！他情不自禁，在幻想中吻了她一下，頓時從胸膈間抽動了一口緊張而愉快的冷氣。他有點迷戀了，不得不再去想。但是，這次他只得到慚愧的失望。剛才完全是自信心太過的幻想，完全是毫無事實根據的迷醉。婉麗依然與平日一樣在幽怨沉默着。冷冷的面孔，不惟沒有想笑的含意，並且也不曾向自己看一眼。這種表情，他是很了解的明白她一面恨着夢華太寡情了，一面無可如何的默認了他，而內心的情緒，却又不能果斷的不再留戀於夢華。——噫！愛，畢竟是要出於內心的自然的放射的！他自己的心靈，向自己的情感說：——婉麗和夢華，在校裏雖不同年級，但因為同是此地人，相識較早些，接近的機會較多些，婉麗便對他發生了情感；夢華雖不會有過明顯的表示，但總似知非知，半推半就的和她周旋；後來他在同教室中，又認識了筠仙，他不但不鮮明自己愛的旗幟，反將她們倆介紹成形影不離的好友，同學們都僅知道夢華和筠仙間，發生了愛的作用，誰又知道暗中還有個婉麗呢？假如我同夢華，不是最要好時，恐怕也還在夢中；後來他發現了我在片面的單戀着

婉麗，他才堅決的對我說出他們間的內幕，並且說今後准於援助我和婉麗的成功；他又很愴然的說，他的青春已經被家庭葬埋了，他已沒有資格再向任何女子談愛了，只是筠仙和婉麗，明明知道他是已經結過婚的人，却不顧忌這個，只一味的向這危險的地方走去；他也明明知道這是盲目的，是慘痛的，但爲了她倆的天真，實又不忍摧殘了這兩顆脆弱的無邪的心靈，沒奈何，只好這樣明知是罪惡，却不得不犯的鬼混一天是一天；後來，他果然約了婉麗到且飯店去吃宵夜，便把我的心思誠懇的，委婉的，告她說了，她才對他大大的失望；但因此却又將他自己的心塊上多添一道劍痕：

——婉麗覺得這是莫大的委屈，莫大的不幸，他驚醒了她甜蜜的美夢，毀滅了他神密的宮殿，她失了靈魂似的，向筠仙泣涕了一夜。因爲不曾把事實原原本本的說出，反引起筠仙對麗華的懷疑；好機警的筠仙啊！同學們都說她好像紅樓夢中的林黛玉，但只有黛玉尖刻酸苦的個性，却沒有黛玉的深情，誰都不容易探着她的赤心；雖然麗華否認這種論調，但她的機警是無論如何不可掩飾的；她猜想着婉麗的泣涕，一定與麗華有更深刻，更密切的關係，絕不止僅僅如婉麗所說的；後來她竟乘機將婉麗撇開，把

麗華邀到下河邊，去試探他。

「我的脾氣太古怪了！」她把淚眼注視着河面說：「我自己知道這不是好的現象，但我沒有改變的能力。」

「你的脾氣縱然真古怪，那也是天生的，爲什麼好好的哭起來呢？」他莫明其妙的疑問，也含有承認她真是太古怪了的心思。

「你要挽回你的青春，尋找你人生的幸福；但以我這樣乖僻的性情，恐怕對於你的希望，會發生不好的影響！」

「我了解你就是了；——我是死而無怨的！」他想以興奮的情緒來安慰她。

「不，不是這樣說，看見不幸之神，將要降臨，爲了我而破壞你的幸福，我是極不情願的。」

「相處不是一天了，爲什麼今天要說這些話呢？」

兩方面都沉默了。大蓋夢華在思慮着她的心思；她呢，在計劃着將怎樣再說。

「夢華！你懷疑我麼？我將要誠心的告你說一句話。」

「不，我絕不懷疑你，——你想說什麼？」

「這是我十二分誠懇要說的話，你別疑心，你應當平心靜氣的考慮考慮。——我根據我的性情和過去的歷史，

我斷定我將來的命運，一定不會好的；過去我從不曾有過滿意的成功，將來還不是一樣的尷尬無聊！那麼我何苦連累你呢？我早想喚醒你了，只是沒有好的方法。現在好了，現在有一個各方面都比我好的人，在十分熱烈的欣慕着你，你知道麼？」

「我怎樣會知道呢？……但這只是她片面的，有什麼談的價值呢？」

「不過我以我的心替你設想，很希望你不要拒絕她，……她是誰？你不知道？她就是婉麗！」迅雷不及掩耳的她逼視着夢華的面孔。

「她麼？那我早就知道了。不過，我已經拒絕了她。」他很放心的說。

「你已經拒絕了她？爲什麼？」她彷彿是很愉快的；覺得婉麗那一夜的涕泣，被她猜想得不錯，到底探出綫索來了。

「是的，我已經拒絕了她。」他發出一聲苦笑。

「你不該這樣；她各方面都很好，並且在熱烈愛着你。有一天晚上，她當我哭了一夜呢！我知道自己的缺點，不願影響任何人，何況是你呢？你不要受一時感情的衝動，這是你永久的問題；你更不要辜負了她的心，令她感受

着失望的悲哀！」

「筠仙！怎麼你到現在還不知道我呢！」他握起她的手，他流下淚來。

——夢華真該死，據他說當時筠仙問他爲什麼要哭，他說因爲她到現在還不知道他；機警的筠仙，居然被他瞞過了。其實，在我看來，恐怕是感着自己對待婉麗太慘忍了吧？並且是後悔的痛心呢！

四面的鼾睡聲，在靜的黑暗中，一起一伏的問答着，使他感到天太遲了的焦急。這樣的胡思亂想，是無意識的，並且太戕害了自己的神經。他翻過身去，將臉朝着裏面，並且閉上了眼睛，靜靜的期待着睡神的降臨。但是，神經的活動，像一粒珠子在冰面上滑滾的一般，他簡直沒有制止的能力。剛才夢華在F酒店的悲歌慷慨的態度，又好像電影在銀幕上演映了出來：

——據他說，人人都批評筠仙太孤傲乖僻了，輕易不能探着她的心，但她現在是把一顆赤裸裸的心，捧給我看了。她像紅樓夢中林黛玉，我正愛她這種孤傲；她像花月裏的劉秋痕，我正憐她這種乖僻；所以她如果能永久保持着她現在待我的心，不論前途怎樣，我都永無怨悔了。

——人類是這樣莫明其妙；有這樣古怪的筠仙，就會

遇着這樣古怪的夢華！」

於是他想起過去的夢華，今晚的夢華，和將來的夢華；腦筋益發紊亂得使他感着困頓疲倦的痛苦。而一想起夢華告他說的「祝你和婉麗得到最後的勝利」一句話，心臟便要起一陣驚懼與惶恐的蕩漾！他不知道將怎樣向她進行？雖然夢華除在H飯店將他介紹給她外，並沒有多少實際援助他的地方，但是他走了，總像在戰線上失去了號兵一樣，進退既茫無標準，並且也消失了進的勇氣。只要想起今後要匹馬單槍的向她進攻，婉麗的深沉面孔，便浮現在眼前，雖明知道這並不是對他含有憤恨的惡意，但總不能說這不是充分的表現着幽怨的情調，使他由心的跳動而影響及全身的震顫！.....

(第二章完，全篇未完。)

沈從文的寫作態度

多產作家沈從文，他想到要創作時，便把門門上，一個人坐在案頭不停留的寫。但因用腦過甚，時流鼻血。當他正寫得有勁時，鼻血直冒；可是他寧願左手捏鼻，右手依然擎着筆桿寫下去。所以沈氏的稿子，每多血跡斑斑云

(西稔)

本刊二十九期目錄

小說

血泊中的笑眸	燕妮
少女的心	鄧子
犯罪	章伯彝
夢的供出	林適存
風波	陳霖光
對象	宋錦章
搬家	絃平
無辜之刑	裘鵬
紅燈的照射	王開璞
三姊妹	盛煥明

詩歌

長行曲	侯汝華
Good morning	楊晉豪
心的躍動	李夾人
旅程	裘鵬
Song	何德明
是時候了	丁伯駿

論文

短篇小說的歷史	張資平
文學與藝術	湯增敦
文藝思潮轉變的程序	陳適

文藝隨筆

驚煞慕裏了的阿Q	
潘大道的死	
吳曙天少做文章的原因	
馮沅君害人	
蕭伯納的Arms And man	
打爾斯泰與二十八	

小品

蚊	須白石
---	-----

文化通訊

杭州文藝年續訊	西彥
編後雜記	編者

她

盧葆華女士

一個夜上，天上懸掛着彎彎的新月，月光十二分的淒清，似水一般的。像曠野，像深山。

在這樣靜寂的環境中，那仁和路平安坊東頭的一座樓上，還流瀉出碧綠的暗淡的光耀來，而且隱隱的飄出一聲聲的嘆息，那嘆息，有時似獨自的低語，有時也是悽然的吁聲。

突然，那樓上的窗子打開了，一個女子的慘白的臉，浴在這淒清的月色下，模樣是那樣的悲苦，她凝望着那天上的月，晶瑩的眼淚，已在眼眶裏打轉。她陡的又把自己的頭低下，兩手掩着面，竟嗚嗚咽咽的哭泣了，在這寧靜而寂寥的空間，似流盪着的山澗裏潺湲的細流聲一樣。

這便是我們要描寫的湘城菊子。

菊子的飄零身世，從她自己所寫的詩歌小說裏，是知

道得許許多多了，她是一個獻身於文學的女作家，她也是一個和封建社會鬥爭最努力的戰士，然而，她所受着的人間的茶毒，是最令人髮指。

在這深夜裏，菊子還是那樣悲苦的低泣，她的悲憤，是顯然的。

大概近幾天，她一連接到家中的來信所引起的傷感吧，信是她母親寫的。她母親的信上這樣說：『你父親的死是太悲慘了，在快要命危的時候，嘴裏還不斷的問着：娟兒回來了沒有？啊！飄零了六年，也總該回來了啊！你父親這樣在思念你中死去的。

『本來，在你父親的病嚴重的威脅來的時候，他已覺得自己非死不可的樣子，他總是計劃着你可以如何回來的話，誰知道這是一種幻覺的企圖啊！

『你父親在悲痛中死去了，把他的遺體停在中堂，整整四天；爲了你的叔父——前清的舉人，鄉黨中的紳士，不准用那父親生前做就的楠木棺材，說是他的，要兩百元大洋，你知道你的父親自從民元歸隱以來，都是以教育英才爲生活的，這楠木的棺材，是他費了十幾年的心血換得來的。

『你的叔父不但不傷心，不幫助，反而，做出這樣刻毒的事，使你父親的遺體停在中堂整整四天，唉！結果，

還是拿去了兩百元，才把那寄存在鄉下的楠木棺材抬來入殮。

『你叔父第二步的工作，便是完完全全吞沒你父親的遺產，于是我的生活，不得不指望你負責了，唉！可憐的是你那小弟弟九歲死去了，如今是……唉！所有的田產房屋都交給你叔父收管，我還有什麼呢？做人是毫無生趣了，……』

『自然，自家人尙且欺侮自家人，又難怪別人來欺侮我了！你父親在世時是怎樣受人尊敬，就是我也沒有不是爲他們所過譽的天才女作家，女詩人，女畫家，而今，年老力衰的時候，反被人欺侮了？我們已經買來了三年的新房子的從前的主人，強迫住進我的房子，並且，把兩廳都拆毀了，總之，一切的一切，都是如此可以痛心的，……啊！宗法社會的遵義，沒有兒子的可憐是怎樣受人欺侮的！……』

菊子自從接到母親這樣的信後，便日夜不安的流淚着，她想回到故鄉去，立刻把母親救出來，但是，路途是這樣的遙遠，母親又是固執的，恐怕不肯離開故鄉。我去和叔父爭論吧，所有的產業，會還了不成？而况家醜不可外傳，世家的女子都是要含默的，這是封建社會的決定。而且

她自身的問題還不能解決，她怎能解決這例外的一切困難呢？她是苦到極點了，她沒有一個親戚，朋友，可以視作自己的人幫助她，同情她，只有酸辛的眼淚，才是她終身的伴侶。

她的腦海裏是洶湧着海濤似的思想，她無法把自己鎮定着：

她想着自己那六年前的奮鬥和這七年的飄零，她不能說不澈底，不耐勞，不努力，然而，澈底，耐勞，努力的結果是什麼呢？一切都沒有得到，得到的，只是滿身的刀痕！

人生本來在落魄的時候，更覺得可憐的，似乎什麼人也可以欺侮你一樣。菊子的覺感便是如此。她在最悲憤的時候，總滿懷的想，把自己犧牲了，去報復那一切該報復的人。她願意把選愛的條件降低，只要有白飯吃，布衣穿，她以為這樣便是幸福了，自己可以天天讀書，還可以拿錢來報復那要報復的人——仇人和社會，此外，還可以做些應負的責任——母親和兒子的養育費，什麼家庭的改造，社會的建設，索性一個人而成就了多方面的事業，便什麼也滿足了啊！她不再想要去追求光明，她對於光明的概念是模糊了，她是怎樣的堅決啊！她發誓要這樣做，她時時

刻刻在計劃着如何才可以得到這樣的機會。她開始厭惡了自己的過去，她是預備過那作家的生活的。可是，在中國做個作家，往往是飯不能到口，衣不能到身。——已負成名的魯迅，郭沫若們，自然是在例外。你每天拚命寫它幾千字幾萬字，又賣得幾毛錢呢？唉！不要再做夢幻的夢了吧！她是一定依着既定的目標去做的。

這時，她的腦子裏映着一幕怎樣微笑的喜劇啊！

那天上的月亮還是依舊的如水般的清，雖說有幾片濃雲在移動着，菊子並沒有把身體轉移過，也沒有把滿流着眼淚的臉，從兩手中，仰起來凝望着天空。

她似乎看見一個愛上她已經三年的男子，跪在她的面前，向她求愛，她明明知道他有許多的錢，他又是那麼的美麗，他懇求的對她說：

『菊子，你只要愛我，你答應一聲，我便什麼都可以犧牲，我的靈魂早已附託在你心的深處，你現在不是精神物質都受着鉅大底的痛苦麼？我可以替你報仇，我可以為你努力，我可以為你奮鬥。你的什麼問題，都可以從你的一句話中解決。……』

她不是決心要自己來解決一切麼？可是，她的理智又告訴她的情感說：她是不能愛他，她雖然愛他，但沒有辦

法，她不能任性，她和他的志趣完全不相同，他是一個體育家，一個教育家，一個軍事家，但她要求的還是一個文藝天才的作家，即使她感謝他，同情他，也沒有用，似有很大的鴻溝存在其間一樣。

然而，她在痛苦的時候，她的話是說得那麼的堅決啊！

這時，菊子似乎又更加深一層的覺悟了一樣，一次一次的在向她求愛的人的面前，她都在不稱心中把他們拒絕了，但是，那兒有着天才的作家？她這一生空了吧！也許再過一年半載，她便默默的死去了吧！她於是深深的又嘆了一口氣，她想不出一個答復。

事實上，在現在的社會制度下，真正是人格高潔，致力於文藝的人，都是窮的，苦的，落沒的，瘋狂的，……

菊子心中的矛盾，逐漸逐漸的增長起來，痛苦便也無限的圍困着她，她真的會被這活活的痛苦噁死！……

她不曉得這是什麼時候，她該怎樣的去奮鬥，她總想月亮的光明有一天會變得輝紅的赤熱的把地照耀。

夜是深了，她還在憑欄的低位！……

二，十四，深夜。

田 間

郭 冰 岩

(一)

火團似的太陽，高高的懸在天空，殘酷的照射着大地。牠的威力，感應了一切的生命，跳躍着的蟲豸，都靜悄悄的蟄伏在陽光所照不到的蔭暗處；樹木和野草的新枝嫩葉，都低下頭兒屈服着；飛鳥們棲息在樹葉的深處，閉着眼睛，張開了口，不住的喘息。

田隴間，炙熱得好像烘爐似的，孫貴兩腳踏在疏鬆的軟土上，兩手把着鋤頭，伏下身子，沒精打彩的，機械似的一鋤一鋤的落在地上。赤裸的肩背，被陽光刺射的一陣一陣熱辣辣的痛楚。嘴裏的乾渴，身體的疲倦，肚裏的飢餓，使得他焦急而昏亂。混身汗珠，陣雨似的往下淌，一點一點滴在土地上，立刻被陽光蒸發了。

孫貴的狗兒，好像半死似的倦伏在樹蔭底下，懶得動彈牠的肢體，肚皮一起一伏地，隔了許多時候，尾巴無聊的搖動一下。

大地只感覺到昏灰，白熱，沈悶，乾燥，死一般地。

『爸爸，爸爸。』忽然從田地的盡頭處，傳來一陣嬌嫩的呼聲。

孫貴伸直了身子，右手扶着鋤把，左手蓋在前額上，向四下裏望了一望，憂鬱的臉孔上透出一絲的笑容，粗聲答應說：

『呵新，我在這兒，你來。』

呵新掄着一雙小腿兒，很快的跑到爸爸的身邊。劉貴放了鋤頭，蹲下身子，兩隻黑粗的手，緊緊捏着呵新的一雙小而嫩的拳頭，笑着，但是一半埋怨着說：

『小淘氣鬼，不在家裏跟着媽媽玩，跑到這兒幹嗎嘞，看你臉上的汗！』

看見小孩子蘋果似的臉蛋上，掛滿了汗珠，劉貴說不出的心痛。他急忙從腰間取出一塊老布手巾，替呵新揩乾了汗珠，呵新望了望爸爸慈祥的臉孔，抿着小嘴兒笑了，劉貴也不自覺的隨着他笑了。

小孩子，無論何時，無論何地，都是快樂的，都是笑

迷迷的，他的哭，好像春水裏的漩渦，大人們的心淘醉了。

『媽媽在家裏幹什麼？』劉貴問。

『在家裏燒飯呢？』

『回去罷，給媽媽說，我就回來啦。』

『爸爸，我方才打學校門口過路的時候，看見虎兒，福財，香香，還有阿鴻，還有，還有勇兒，都在學校裏。他們看見我，招手兒叫我，我害怕師傅，莫有敢進去。我看他們很快活，爸爸，我也要念書。我………』呵新嚟着嘴說。

『孩子，我並不是不讓你念書，但是我們沒有錢呵，沒有錢的窮人的孩子，學校裏是不要的。』

『但是，但是，』呵新眼眶裏溼潤起來。『爸爸一天到晚的下苦，爲什麼沒有錢呢？我見香香的爸爸，沒有下過苦，可是她家裏好像很有錢，香香也念書呢。』

『唉！小孩子不懂。我們怎麼能和香香家裏比呢，人家有錢，人家是享福的人。』

『可是我看見她和我也是一樣的………』

『老劉！』忽然衝來一聲粗暴的口氣，劉貴和呵新一齊吃了一驚，回頭望時，劉貴的臉上急忙推出一團笑容，迎

上前去，半彎着腰，很恭謹的說：

『呵，原來是王先生，這麼熱的天……』

王先生一聲不響的走到樹底下，一面收了手裏撐着的洋傘，一面很很的在倦伏着的狗身上踢了一腳；那狗尖叫了一聲，急忙站起來，驚奇的望了王先生一眼，身子搖了搖，耳朵擺了擺，夾着尾巴向南跑去了。張開嘴不住的喘氣，舌頭吐得很長。

劉貴和呵新也隨着走到樹底下。王先生從衣袋裏掏出一條絲手帕，揩了揩臉上的汗，把眼鏡也取下來，揩了揩重新帶上，拍了拍身上穿着的雪白夏布衫褲上的塵土，隨即蹲了下去，燃着一枝香烟，拚命的抽。劉貴也在王先生的旁邊蹲下，笑着問：

『王先生，你今天打城裏來？』

『唔』

『王先生，我們老板這一晌可好？』

『唔！』手裏拿着細軟的草帽，不住的搨着。

『王先生，今年真是個奇怪的年頭兒，天爺爺就這麼眼睜睜的不下雨。』

『唔。不過，恐怕收成也不受什麼影響罷？』

『哎喲，王先生，怎麼會不受影響呢？恐怕今年的收

成還趕不上往年的一半呢！』

『唔』

『王先生，前幾天我給你說的那話，你給老板說過了罷？』

『說過啦，』搖了搖頭。『不行，要是按老板的意思，還要添一成呢？』

『呵！添？王先生，在往年收成好的時候，我們辛辛苦苦的一年，領老板的情，對半平分，還幾乎養不起我們一家人呢。今年這個年頭兒，老板呢，是福大命大，少分一點，當然不在乎的；可是我們窮人家，老板再不看顧我們，就只有餓死啦。我請求王先生把我們的苦情給老板說說，無論如何，看顧我們一點，古人說的好，「貧靠富，富靠天，」老板看顧我們，老天知道的，只有老天不虧負好人的。』

『不，不行，我已經給老板說過多少次啦，但是老板執意不行，那我有什麼辦法？這話你再不要說啦！窮人固然有窮人的苦處，但是富人也有富人的苦處哪。你想想看，老板每天二三兩大烟土是少不了要抽的，太太呢，每天離了麻雀牌是活不下去的，兩個少爺，每天出去嫖姑娘，跳舞，吃大餐，非有半百塊錢是過不去的。一天一天伸着

手問我要錢，我也不是三頭六臂，不會偷，不會搶，也不會騙，錢，還不是要打地土裏出來嗎？不錯，你有你的苦處，但是種他的不只是你一個人哪，你要少給，他也要少給，他們都要少給的時候，叫我怎麼辦呢？賣了我的老婆，還不夠他們花一天的錢呢，不是嗎？你能不能替我想點法子？』

『但是，王先生，今年的年頭兒太不好啦，……』

『那些話再不要說啦，完全沒有用處！現在我只問你，高粱什麼時候收？』

『高粱嗎？大概月底差不多罷？』

『月底』？王先生說着，從衣袋裏拿出一個冊子看：『二十二年是牛虎兒收小米，熊盛魁收棒子，還有周映榮，朱信明……二十三年是朱繼羣，賈禿子……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三十日，都沒有工夫到這兒來，下月一日是鄭槐，馮志功，李……這個二日，三日，四日，都有，你五日收罷。』說着，拿鉛筆把劉貴的名字，寫在冊子上。

劉貴嘴唇顫動着，好像還想說點什麼；但是他看到王先生那副冰霜似的面孔，一個字也不敢再說，張着不自然的笑臉，望着王先生站起來，帶了帽子，撐起洋傘，連看

也不看劉貴一眼，大踏步的走了。

被打的狗這時又跑回來，悲哀的望着劉貴，好像在說：『方才那傢伙是個什麼東西？爲什麼那們兇？』

小而不懂事的呵新，半天害怕的不敢張聲，這時看見王先生走遠了，才問他的爸爸說：

『爸爸，那位王先生爲什麼又來向我們要糧食？他又不替我們下苦，白白的把我們千辛萬苦收下的糧食拿了去，還要那麼利害，我們究竟欠了他們多少錢，爲什麼老是還不完呢？好像賣給他似的。』

『唉！小孩子，你不知道，我們糧食，並不是給他，是給老板的，他不過是老板的帳房，經經手罷啦。』

『什麼？老板？你們時常說老板長，老板短的，老板是個什麼東西？我怎麼沒有見過，他爲什麼要我們的糧食，他可下苦嗎？』

『唉！你那兒知道這些？世界上並不是下苦的人才有飯吃。最不下苦的人，就是最有錢的人，最下苦的人，就是沒有飯吃的人。』

『爸爸，你說這話，我可就真不懂啦。我只問你，老板他爲什麼，不，我們爲什麼要把糧食送給老板呢？』

『因爲我們所種的這些地是老板的。』

『我們爲什麼沒有地呢？』

『因爲我們窮呵。』

『我們爲什麼要窮呢？我們也沒有做過壞事，也沒有偷過懶哪。他們也不見得就比我們好哇，爲什麼偏偏有那麼多的地？』

『這個，連我也不明白啦。』

兩人都歸了沈默的想像中。

『媽媽，媽媽！媽媽來啦！』呵新忽然大聲喊叫起來。

果然，呵新的媽媽蹣跚踉蹌的跑來了，嘴唇泛白，眼睛發青，好像受過什麼委屈或者吃了大驚恐似的。離得很遠的地方，就破着嗓子斷斷續續的說：

『你說，……該怎麼……天呀，我們只有死啦！不得活，不得活啦！……殺人咧，殺人咧！……』

『爲的什麼事？爲的什麼事？』劉貴驚詫的問。

『收人咧……要我們的命呢！這個年頭兒，……好人過不了日子，就只有活活的死啦！……』嗚嗚咽咽的哭起來。

『你說呀！什麼事？哭有什麼用？』

『方才村南的裘先生——村長——來到我們家裏說，縣裏又派出款子來啦，聽說是按人一塊半錢，……一塊半

錢，說是什麼新開來的兩旅軍隊，從這兒過路，立刻問縣長要二十萬塊錢，縣長沒有法子，只好分派給我們。你說這不是要人的命嗎？」

劉貴一面聽着，低頭蹲下身子，順手從地上檢了一段樹枝，無意識的在地上劃來劃去，淚水充滿了眼眶。好半天，才說：

『馬上就要嗎？』

『可不是嗎，至遲明天就要繳齊。』

『那麼，你能不能再到下王村你哥哥那兒借一點錢，秋收後我馬上就還他，和上一次的一起還。』

『得啦罷，你再不要說借錢啦！上一次借的那幾塊錢，是我千求情萬求恩的，甚至幾乎要跪下去才借來的。從此以後，我到他家裏去的時候，你沒有看見他們夫妻那種面孔，鐵板板的並不把我當人看待，說話都有意說的不清楚，連翠英那個小妮兒——她平時不是和我們呵新很要好嗎——這時也不大理呵新啦，見了面就把嘴唇一扭說『小窮鬼！』我發誓以後再永遠不借人家的錢啦，那種樣子呵，比求菩薩拜神還要艱難些呢。』

『不知道，能不能向我們老板那兒求求情嗎？』劉貴遲疑了半天說。

『老板嗎？我勸你最好是不要去。裘先生說，當縣長召集紳士們開會的時候，縣長本來想按地畝均攤，但是我們老板覺得按地畝攤派的時候，他們有地的人吃虧太大，極力主張按人口均攤。別的紳士，當然囉，都是有很多地的人，這樣一來，就當場決定了按人頭攤派。你以為我們的老板是好人嗎？恐怕你去只有白挨一場罵罷啦。』

忽然一陣猛烈的旋風，捲起一團乾燥的塵砂，吹了過來，吹的樹葉，野草，田苗颯颯響動，呵新急忙伏在母親的懷裏，旋風從他們的身邊掠了過去，劉貴打了一個寒噤，用精赤的胳膊掩着，讓旋風過去以後，三人才恢復了原狀。

『我說，呵新媽，』劉貴想了半天，嘆了一口氣說：『這一次，我看只有再吃一次官司啦！』

『不能，不能，你不能的！我們總要想個辦法才好，好在現在還有一天的期限咧，何必一定要走那最後一條路呢？你不記得上次被人家打得，打得要死嗎？脊背，屁股，兩條腿部打得鮮血淋淋的，回到家裏睡了半個多月，才起床來。幸而沒有打成殘廢，要是打成殘廢的話，那麼我們以後的事情不是都完啦嗎？我們拿什麼過活呢？而且錢，仍然是一個不能少的，吃官司有什麼用處？』

『過活？』劉貴眼眶裏的淚珠，再也忍不住的淌了下來。『現在一個種田的人，還能講什麼『過活』嗎？與其這樣，還不如死了好些！』

『但是我們能活一天，總是想法子活一天，死了，什麼都完啦！』婦人撩起襖襟來，掩着臉，一抽一吸的。

『箱子裏還有衣服嗎？』劉貴最後問。

『衣服嗎。倒還有幾件破棉衣服；但是天氣一冷，我們不是就要穿的嗎？』

『她媽的！』劉貴粗暴的喊叫。『回去拿出來，送到當舖裏！今天還不知道明天的死活，以後的事情管得着嗎？』

菊池寬的戀愛觀

菊池寬是一個矮胖子，相貌既不揚，且講話又聞又名的口吃，雖文大震，但女子多不歡喜他，所以，他說：

『現在一班女子，大都不懂得戀愛。她們只看見漂亮的臉孔，看不見醜惡的靈魂的。她們都是近視眼喇！』

這便是他的戀愛觀。

（西稔）

本叢書之一

羣衆出版了

高爾斯華綏原著
蔣東岑譯

看過郭沫若先生介紹過的「銀匣」「法網」，自然知道英國四大文豪之一的 John Galsworthy，他的名自不待新近得了諾貝爾世界文學獎金早廣播全世界了。他的傑作「羣衆」(Themob)，現經蔣先生譯出，不日出版，「羣衆」，如其有人說是代表非戰的思想，我却說「羣衆」是代表反抗侵略戰爭的反抗，與其認爲這是人生理想的悲劇，無甯說牠是象徵人生真理的昇華」，劇中主人末爾爲了反抗侵略的戰爭，受一般國人唾罵，受他親族的嘲笑，犧牲他多年創造之政治地位，他一意冷靜他和一般盲目的愛國主義狂者奮鬥不已，結果，甚至不了解他激於愛國狂的他的愛妻也脫離了他，而且自身竟被所謂羣衆打死，臨危不餒，可是可怕的戰爭告終，他的思，人格，氣節，無不爲國人景崇，國人爲他立碑，無上榮耀的表彰，不是證明他的精神，還是貫注在羣衆們心之深處嗎？譯筆忠實，流利，既不失原文風格，復力求對話舞台化，特此告白。原價六角

書 評

田~野~的~風

波 的

作者蔣光慈。

蔣光慈生平著作，計有紀念碑，鴨綠江畔，短褲黨，衝出雲團的月亮……等，至其死後出版之遺作，就是光慈遺著與田野的風，前者現已成禁書，我現在所要談的就是後面這部書。

田野的風原名咆哮的大地，為死者之愛人吳似鴻代為出版的。

本書的內容，是寫一件受不過劣紳土豪蹂躪的一般農民起而組織農民協會去謀革命的事，終因大局變化的影響，失敗了，但這般自為階級的農民，他們意識到舊制度的罪惡，不能讓它再維持下去，他們如果是一些人的話，寧願被殺死砍死或餓死，不願屈死於舊制度下了。

事實很含有階級意識的，有力而刺人頭腦的，像一杯火酒。

書中的主角是李傑，張進德，和劉二麻子何月素……等十幾位，都是站在被壓迫的營壘，向統治階級進攻的戰鬥員，但他們意識到革命的必要，固由於生活問題，也還有其他附屬條件，如李傑是爲王蘭姑的婚變，劉二麻子是受性的煩惱與父死的仇恨，吳長興的女人是受不過丈夫的虐待……總之，各個都爲不同的希望，引向革命之路，因這些不同的希望，推源究本都被舊制度扣留着，所以這自在階級的人們意識到此點，他們要求這不合理社會整個的改變，而實行起土地革命來。

雖然這部書的材料是如此的好，可惜表現力太弱，筆調鬆散，瑣絮，尤以二十六，三十…等段用日記式的筆調以表現內在的心理，使讀者發生不暢適的感覺，其次本書對於每個人物的出現，都不厭繁絮分別去描寫他的一切，頭緒太多，以致將全書的脈絡鬆弛，這又是一點令人不同意的，總之，作者在此書是注重平面的描寫，雖把某件事體的四週，很詳的寫出來，但總不能表現出主體的究竟來，不能給予讀者一種很強的刺激。如果作者是注重立體的描寫，用辯證法去寫作，相信此書將成爲一本怎樣驚人的作

品呢？

還有在四十四段寫城里派來解散農民協會的十幾個武裝士兵，因到關帝廟沒有見着一個人，發現一罇酒，遂大家盡量去吃，吃醉了，夜半醒來，才知都被捆住了，這種事實，在現今軍隊中宿營，絕沒有的，這是舊小說上才有那樣不合理的故事發生，啊，這真成了一件捏造的故事了，此由於作者不有軍隊生活的常識的原故。

最后，總結幾句：此書在表現思想不同的衝突，階級意識的衝突，打破情感，打破骨肉的觀念，所以代表資產階級的李敬齋與站在農民階級的兒子李傑終於成了仇人。

鍾敬文怕進理髮店

民俗學者鍾敬文，他有着一種怪癖，便是他不肯進剃頭店子。他自己這樣說：『我最怕的是理髮，最頂厭的也是理髮！所以在無論什麼時候看見他，總是那樣的一頭長髮，前面直披在兩片近視眼鏡的玻璃片子上，後面直披在頸上的。

之 編 主 社 本

路 線

刊 月 半

刊 合 期 四 三 十 二 第
目 要

通 訊 與 論 論 半 月 大 事 紀	四川省委會與特派員辦事處對峙	胡蘇庸	王茂衡
	如何使政治上軌道及安定社會	胡蘇庸	王茂衡
雜 俎	列強陸海空軍之現勢	王茂衡	王茂衡
	日本昭和八年度戰爭預算	王茂衡	王茂衡
短 評	顧祝同破壞了貧民窟的生活	吳鏡人	吳鏡人
	蘇省黨都執委之考選	吳鏡人	吳鏡人
專 論	日本在東北之條約權與鐵路並行線問題	何鼎新	何鼎新
	歐州產業革命的烏瞰	陳天錫	陳天錫
專 論	現階段的中國經濟特質	蔣震華	蔣震華
	風雲瀾漫之太平洋	蔣震華	蔣震華
專 論	在試驗中的西班牙共和國	穎之	穎之
	邊疆近况與將來之開發辦法	邵鏡人	邵鏡人
專 論	復興革命與復興民族	吳鏡人	吳鏡人
	從邵飄萍林白水說到劉煜生	吳鏡人	吳鏡人

計 十 郵 八 全 四 半 五 每 出 八 二 一 二 二 民
算 足 票 角 年 角 年 分 冊 版 日 十 月 年 十 國

詩 歌

沈 鬱

侯汝華

南國的二月，
柑子園中
濃綠的枝頭
懸着累累的黃金，
炫人的渥然的寶色。
我蹣跚於蒼古的小徑上，
敗葉的臭味
若野獸鼾睡時的氣
薰透了羨妬的心情，
我舉抬着眼睛
望着舊報紙色的天空

嘔吐了雲一般的太息。

——一九三三，二，四，於古韓河畔。

夢水的中央

侯汝華

在暗夜的睡眠裏

夢水的中央，

十月的天空般溫柔

澄清而青色的

流蕩着薔薇味的情緒，

陽光在波尖擁起

四月的笑聲

疏朗的，清碎的，

全是合拍的銷魂曲。

我的心靈如象牙的雕船，

低徊復低徊，輕快的

載着比肩人的蜜語，

不會迷途，却願迷途，

迷途在熟葡萄的寶色的風景上。

——一九三三，一，十一，於南國的山間。

殘象之什

李夾人

一 黃 昏

碌落的大理石像依着一株古木
有如八十老翁扶着他的拐杖
張着笑臉的天駒伸進了叢林
半覆的破巢映出了人生的殘象

遠遠的峯頂遨遊着美麗的雲衣
清溪的幻影却被小魚撕成粉粹
拖着自己的影子走過了幾座石橋
斷續的炊烟輕吻着黃昏的雙翅

二 晚 禱

上了年歲的教堂倦蹲在黃昏裏
斑駁的色彩沒有稍減往年的餘輝
高聳入雲表的鐘樓奏出了晚禱的神曲
震破了歧途上年青人寂寞的沉迷

十字架的光榮也直衝破了青天
虔敬的信徒禮拜着基督的尊嚴
一個罪惡的懺悔，幸福的祈願
隨着年老的牧師閉上了邪慾的雙眼

三 殘象

月子射下了安慰的銀箭
像慈母的繡針在縫補着長恨
這一個殘缺的心的破碎
像一顆蜂巢佈滿上孔眼

世界已有了惺忪的睡意
小樹喘息在夜的靜默裏
北風帶來了一個無聊的消息
可是轉眼月子却已沉西

四 年青人的嘆息

傾飲了一杯不知名的酒
接着便是一個朦朧的爛醉
暈眩裏，打從悲哀的峯頂
讓這顆破了的心再跌個粉碎

不要收拾這失落了的碎片
歡情自己也會長上翅翼
幻夢的汽泡在半天裏破了
仔細聽，這一個年青人的太息

悼

林野

石榴花已紅透了樹梢頭，
燕子喃呢輕談情話；朋友，
你却隨了天風往死國遊！

死國裏縱有乳白的芙蓉，
池面般的安靜，陰陰的風，
然而怎拋得下你愛的雲！

你的遺骸有似僵冷的蛇，
雖有我傷悼，雲哀；地哭，
枯萎的百合開不起花朵。

石榴花已紅透了樹梢頭，
燕子喃呢輕談情話；朋友！，
你却隨了天風往死國遊！

失望了

戴明曦

雪花紛紛地飛個不息，

大地似披上了白色的羽衣；
樹林都已靜靜地藏伏着了，
哪里還得見飛鳥，行人的蹤跡。
在那雪光映着的棚下，
一個孩子從草堆中慢慢地爬起。

他瘦黃的臉上露着驚異，
忽又換上了異常的欣喜；
他想：這或許是天爺動了憐恤，
特賜我們這許多白色的東西，
從今我和爸爸可不再到那發財的人家去，
可不再向那老爺，太太……………求周濟。

『爸爸！看喲！那遍地鋪着的，
不是棉，一定是米，
我們都早已凍餓了，
起來吧，我們快快去取！』
他注視着他爸爸的臉上，
他滿望着他爸爸的同意。

『呸！你真傻氣！你真傻氣！
哪里是棉，哪里是米，
那是冷冰冰的雪呀，
那是給發財的人們觀賞的。』
他聽了他爸爸的答語，
他幾乎失望而哭泣。

『怎麼發財人還有賞雪的福氣？
怎麼我們會沒有吃，也沒有衣？』
他想把這再問他爸爸一個所以，
無奈他爸爸在發着深深的嘆息。
他是失望了，
只緊鎖着他的雙眉。

二二，一，一五，於四川璧山。

一顆心

李夾人

碎毀了Romance的酒瓶
逃出了Rosiness的夢境
帶着一個醉後的創痛

一顆心

一顆心

懺悔在小溪之濱

比Violin還要低微的嘆息

奪來了幽月的同情

一九三二，十，二一，南昌。

介紹：『藝術工人』 鄭影子著

本書內容包含八個短篇小說，是作者在一九三一年中所作，描寫一個窮苦的青年，在學畫時苦悶的新片，對於描寫之技能如何，要請讀者自己來批判，如讀過鄭君所著之黑白集文畫集者，當可知道其描寫手腕，亦毋庸多說了。

北平大東文藝社出版

悵 惆 裏

王 開 璞

——上海三日——

這樣地離開南京

爲了一種無可奈何的悵惆，悲哀的情緒啓發了淚水之泉源，我，這熱情的，神經質的年青人，再沒有掙扎的勇氣殘餘，而是需要換一換呼吸了。雖然新的呼吸短暫得僅僅幾日的流連，但在我，却是十二分迫切需要的。

是不得不換一換呼吸了。

這樣，我離開南京。

十日的晚餐後，我收拾了一隻小小皮箱，在裏面放着了日常應用品的小件而外，其餘便是小說，畫刊和詩；真地，在這失望的時間底浪費裏，我祇有在這上面尋求我的寂寞的慰藉。攜了提箱，悲哀地，悵恨地我出了家。家人問：

——那裏去？

——上海，去幾天就回來的。

——又是受了什麼失意的刺激了，哥哥在悲哀的時候都會有這樣特別的表現的。

聰敏的錦弟看出了我的面色的沉鬱，笑着問母親說；這正彷彿刀子割去了我心上贅瘤的擠壓，我苦笑中用淒涼的目光重重地瞟了他一眼。

皎潔的月色下，我踏上了街車。

明天夜晚，我將見不着南京的月下的一切，月光是沐浴着異鄉的我了。在這里，我除忍受着苦痛的侵蝕，我仍懇摯地祝福沉睡在南京的天低下的×，安靜地作着她的甜蜜的好夢。

在站上，我含着淚珠寫着下面的幾句，投了郵：

別了，這南京，

別了，×，

我再沒有掙扎的勇氣，輾轉呻吟；

是需要換一換呼吸了，

這點支離破碎了的年青的心。

琪（在車站上）

在車箱裏

十時三十五分的剎那間，車子長吼了一聲過後，便蠕蠕地動了。

這就是說，別了，南京！

窗外的月色異樣地明朗，清涼的光輝把大地裝飾得好像一片銀河，人的情緒被誘入蒼茫的詩意；還有那幾粒向人閃眼的星子，似玩皮的女郎在賣弄她的風情，襯飾在藍藍的天空更使人體會到自然的秀麗。這時我的靈魂微蘇了，從死殭的屍體裏露出他的面目來，我感覺，明月是多情的，星星是多情的，自然永遠熱愛着大地的羣衆，祇有這被理智吞噬了的人呵，無情地塵封了他們和她們的本性。

路軌蜿蜒着，車子在靜夜的霧圍裏氣喘，每一個人的心頭都靜下來；默默地讓別離的滋味襲入人的情緒。水田飛過了，原野飛過了，風景無窮盡地展開，當冷冷的夜風吹過時，我把頭從窗外縮進來。

車箱裏，被一種幽然的靜悄所支配，雖然一兩聲叫賣的呼喊在身前掠過，但隨即又繼續了原有的凝靜。人都在正襟地坐着，有的閉着眼在冥然遐想，有的用書本來消遣，一切都好像被渺茫籠罩着似地；這時祇有 Cigarettes 的輕烟發揮着牠們的威力，把車箱的空間迷漫了。

我倚壁假寐，然而在這種情形之下睡魔是早已避開的

；我把書本翻開，每粒字都在眼裏跳躍，最後我悲哀地，悽楚地，給往事的縈迴包圍了。我回味着過去的悽景，想到這次孤獨的離開南京，由是而聯想飄渺在未來的痛苦的累積，整個的心都沉埋在梅子的酸味之中。

下意識地，我從提箱中抽出她的芳影來。

鬆散的秀髮，凝視的眸子，沉靜的表情，——但是，安置在這面前的，是一粒支離破碎了的年青的心喲。

×，對我，妳是太殘酷了，固然我深知，妳並非是在玩弄着我這人生的小丑，或者是爲了某種理由束縛了妳的靈魂的開展；然而那永遠的沉默，永遠的矜持，明白不？我是爲這凌遲碎割的慢刑斷送了。

風聲的呼號，車身的搖撼中，我度過了一個淒涼的夜。

都市的騷亂

在翌日的晨光曦微裏，我抵達了上海之後，首先地，我便去真茹×大學找緒昌。然後，我們一同回到這東方的大都市；都市，已經開始在瘋狂了似地騷亂了。

人們都好像負有或種巨大的使命，各自慌忙地在邊街上踏着他們疾速的步履，那種匆迫地緊張的表情，的確使人懷疑到大都會裏的市民是老是如此地忙碌的，各式各樣的

車輛都加足了 Horse Power 在整潔的道上奔馳着，爲了他們的任務急待完成，就是輾傷了一兩個平民也不算什麼似地儘牠們的輪子飛滾，雖然剎那間，紅色的燈亮了，輪子休止在路的當中，但神祕地，風景線便形成了，是長蛇陣，紅的，黃的，綠的，黑的…… Dash, Ford, Austin ……一輛，兩輛……你的眼睛花了，再開眼，綠燈，車流倏地湧在都市的囂聲裏，在這霧園中，誰還能分出世界的輪廓，天與地的距離，人們全給這都市的胳膊，都市的血流，攝住了他們整個的心了，迷醉在都市的懷抱。

還有，不用說，這裡我將提到女人，女人，是人類的中心，沒有這，還成其爲世界？在大都市裏，女人更是和一切崇偉的建築一樣地有到她們存在的絕對的價值，可是這是奇蹟，女人的靈魂喪失了，在車箱裏斜倚着的，在道旁走過的，被男子的手臂攔腰圍着的，乃是一架架木偶似的肉體的空殼；她們的面部的厚粉宛如泥塑的觀音那樣白得驚人，唇塗着血，服裝更是令人莫名其妙於時代已經進展到那一個年頭，我忡怔着，這是被都市幻成的一條條的花蛇呵！

隨着人流，車流，聲流的泛溢，我們駛上了霞飛路。彷彿是另一個國度了，現實給與我以難受的刺激。我憤恨

地飄着藍眼的異種人，我傷感地看着我們的兄弟姐妹在作着歡愉的微笑，按摩院和舞場前的動人的字樣，戲院前的悅目的巨幅的廣告……

——離開這裡吧，

我說，我們很快地到了外灘。

在這裡，我們看出了社會的奇形，一面是巍峨的建築，一面則是 Labor 生活縮影，黃浦灘裏的濁流，流送了多少的血和汗，而這血和汗，大都市却於以奠基了。

我再沒有心情流連在騷亂的都市裏。

劫餘憑弔

剛剛地踏上去吳淞的鐵路的站台，眼前的景象夠使你墮淚。尤其是，當你剛從那洋場十里的大都市裏步出，你的腦府裏還遺剩着都市的炫眼的物質之繁華，你當更有到另一種新鮮而難堪的滋味，假使你還有一分人性存在的話。

當着這浩劫殘餘的痕跡，回味着過去的砲火的凶殘，我深深地被激動了。固然我們一面咀咒着敵人的獸行的橫暴和崇仰着我忠勇的戰士們的抵抗的悲壯，可是一億及瘋狂娛樂在都市的花天酒地裏的男女，多麼地失望，痛心於這兩方面的對映。這民族真地祇有沒落？朦朧地我感到。

列車飛速地前進，我心頭的火花隨着劫後的風景在奔

竄，血流迸裂了。

飛去了屋頂的建築，倒在地上的牆壁，亂雜的碎磚，破瓦，屋身上的槍砲的窟窿，……沒有人，沒有烟，一切都躺在靜穆的空氣裏，彷彿東殘西缺了的病者，臨死前的回光返照，期待着人的同情和憫卹。再進去，我看到敵人的軍官，人類的劊子手，我更看到公墓，死底凝靜，靈魂的叢聚，我是不負此行的任務了，這將豐富了我生命上的史蹟，提供我以清涼的回憶。

車抵終點——砲台灣，我們下來。站台不見了，祇留下徧地的破磚瓦。從這裡踏過，我們看了船棧的砲火後的殘敗的精狀，電台被摧毀了的淒涼的，砲台是被解除了武器，看到滿目的荒落與几座土圍而已。最後，在吳淞海口，我們停止了步履，陶醉在江風的吹拂裏。

大自然洗滌了我心頭日常的累積，牠爲我清新了血脈裏的憂抑。實在地，我願意在大自然的愛撫前頂禮了，懺悔了。我希望江風穿開了我的胸膛，荒涼的墓旁是我的眠床，藍的天空作我的幕帳，幽幽的白雲梳弄我的叢結的頭髮，寒鷗和我結成良伴，浩浩的江流供我賞玩，我忘記了世事，人羣，和一切的愛憎，在孤獨的生涯裏完結了我殘餘的生命。

×，妳可知道，在這蒼茫的暮靄下，吳淞海口的晚風裏躺着這樣一顆支離破碎了的二十歲的年青的心？

「人生！」「人生！」

棲守着獨孤的霧圍

我，是有到愛幽靜的心情的，所以在這裡，這周圍全是荒塚的靜僻的學府的一角，安置下我的孤獨的身心。

上午，朋友去上課了，我的一隻瘦長的身影獨守着空房，我時而躺下，時而站起身來在房裏慢踱，把心顆沉放在深谷中的止水裏，微風吹不起些許的漪漣，這生活，是孤獨到太含有詩意了，我不禁對慘白的四壁發出淒涼的苦笑。

窗外的陽光正溫溫地撫貼着大地，從沉默的空氣中，讓人領略到牠的和暖的心腸。平平的野草，遠遠的樹木，都漸漸地脫去了黃禿的憔悴而發出新鮮的綠意，象徵着春已經輕輕地駕到了我們的人羣，又將爲上帝的兒女們安置下一番歡躍的美麗的綺夢。左面是靜靜的路軌蜿蜒至遠處的天地的交合線下，近處的幾堆孤墳上面都生滿了衰草，有時一兩隻靈鵲飛來，站在頂端叫了兩聲，又飛了。在右面的不十分遠的距離，一座陳舊的茅屋傾斜地立着，旁邊是幾株衰老的枯樹，一隻小巧的羔羊在樹下的墓旁嚼草，空氣

裏間或地浮起牠幾聲輕軟的叫喊，但却更形成了這情景的甜靜。

我盲立在窗前木然了，生活的枷鐐，從我的身上卸下，飄渺地我感覺到無涯限的輕快，在這一剎那間我離開了「人」的羈絆。

歸途

十四日的清晨，我決計走上我的歸途了。朋友驚奇地。

——爲什麼來去這樣地匆匆？

——悵惘地來，悵惘地歸去，是難脫去這悵惘的哀思了。

朋友爲我悽然，我忍不住我的淚泉的潰決。

在緒昌向我揮帽的轉瞬間，我又離別了這騷亂了的大都會，悵惘地，悵惘地。

曾今可的頭銜

在中國當今作家之羣中，頭銜頂多的當推曾今可。據最後的統計如下：

1. 巴金的朋友。
2. 無名作家的救主。
3. 作家印象記專家。
4. 女朋友遍天下的花花公子
5. 詩詞解放運動的元老。
6. 浪漫詩人
7. 新時代月刊大主筆。
8. 新時代書局大編輯。
9. x x x ……………
10. x x x …………… (西稔)

文 化 通 訊

南昌文藝界近况

絃平

錦章兄：

信收閱，抱歉得很，所約的通信，終於因事延宕到現在了。

南昌是一個冷靜的古城，過去雖曾熱鬧了些時，但如今仍舊寂寞，文壇自然有同樣的感覺，我且將去年到目前的概況，略談一點。

南昌最稀少的是單行本和獨立的刊物，大部份附在報紙的副刊地位上，不過此處副刊，每月彙集一次裝成冊子分贈各作者，也是極好的方法。

去年因爲日帝國主義者在上海暴動，強烈的火藥氣，把許多人在上海安穩享樂的生活動搖了，於是徐蘇靈高植魏若虹等人跑到南昌來了，他們想打破此處的沈寂便很努

力的聯合南昌幾位舊友，辦了兩種刊物，一名『春潮』由徐蘇靈主編，一名『南昌文壇』由魏希文主編，這是新生氣象的開始，給了南昌一種可喜的印象，兩刊的內容都很豐富，作品都非常地成熟，如『南昌文壇』第一期中李肇齡君的『一條巾』能以微小的題材，活潑地寫出勞工的實生活，那種圓滿的技巧，在國內也算水平線以上的佳作，可惜兩種可讀的刊物，均因經濟的關係，都只出幾期便結束，而各作者也分散到外面去找生活去了，經了他們底呼嘯之後，繼着他們而出的刊物，有細雨社底『細雨』李夾人陳味蘋辦的小冊子『颶風』賀奇珠等人的『吶喊』江西文藝社的『民鋒半月刊』但是內容都沒有什麼精采，所以除了『細雨』因為是單頁維持了七期，其餘也只一二期便停止了，最近南鍼社出了一種『南鍼』却不是純文藝刊物，聽說范爭波李贊華二氏最近有辦一種範圍較大的月刊的意思，自然，有好的刊物出現，在南昌有許多讀者正在希冀的，在個人方面，過去鄭慕農氏辦青洲書店出月刊的時候，曾出了些集子，但在去年，只衷若霞君一人的詩集『幽夢』出版，南昌去年一年中的單行本大約全在此，現在我將各報的副刊和所有的文藝團體提一聲吧。

新聞日報副刊，過去叫過『新聲』『新副』現在叫『熱流』

主旨純粹忠於文藝，在南昌文藝界很在歷史和聲譽，本由楊石曼主編，現已改組，由汪偉主編，但本人還沒有來，由其友人黃沙代編，民國日報副刊曾叫過『大同』現叫『南浦』昔由李鎮球主編時也站在純文藝的重心，很有聲譽和力量，現由潘奚子主編，趣味純傾向所謂『論語』一類的幽默派，民報副刊叫『民聲』由孫家傑主編，性質是各方面文章併集的，工商報副刊過去叫『小市場』時，是由一位半「班頭式」的老先生主編，全是拾起蝴蝶派的滓餘，現在由黎聖倫主編，改名『工商新地』算恢復過去『轉機』時代的盛況，內容仍偏重文藝方面，自然，和從前劃分兩個不同的面具，並且他們辦了一種帶文藝性的『電影週報』思想也站在時代的前茅，由余文草主編，在南昌是僅有而值得注意的刊物，掃蕩報的副刊過去叫『贛潮』現已改名『戰旗』由孫默秋主編，量也以文藝方面的多，時時發現很好的讀物，此外商報的『小商副』由朱文輝主編，建設日報的『自由壇』由梅溪主編，總之南昌各副刊，雖都極力注意新文藝方面，但除了幾個有顯著的成績外，其餘都呈現一種頹廢不振的態度，同時關於副刊的格式太不注意，除了新副的畫標和格式裝訂時合乎美感外，其餘貼在壁上都不很醒目，這雖是微小的問題，但也可看到副刊編輯和報館方面不注意副刊的情

形了。

關於副刊的情形，算把幾個現有的幾種報略說了一下，現在將各社作一個鳥瞰吧！

在南昌文藝團體確有不少，自僅能將我所知道的情形分別來敘。

『江西文藝社』係章斗航李樹基閔冰如諸人所組織，社員很多，經費充足，出有『民鋒』，提倡俗通俗文藝，在一九三二年新增的文藝團體中，是較有組織規模較大的一個。

『細雨社』是劉恨非微西諸人組織，出版過『細雨』單頁，後附於『大同』副刊地位上續出了幾期便停了。

『青春社』是熊子蕓等所組織的，在早停了版的『心聲報』副刊上出過『天使』『青春』，全是一班文藝愛好的青年所出版刊物的內容，還沒有『細雨』對時代那樣帶有嚴重的意味。

『伍農文學會』係鄉村師範劉雲等的組織，在心副上借出『綠郊』他們歌頌自然，很可看出他們是農村化了的一羣。『銀玲社』是廖人且諸人組織的，附於民國日報副刊上出有『銀玲』他們說知道愛自然才知道愛國愛人類，他們是從自然中去尋味時代意義的。

『潮音社』係南昌所謂若字派兄弟的組織，素稱活躍，

『南昌文壇』便可說是他們的成績。

『怒潮社』是柔曼余國珍淋漓等所組織的，已有攸久的歷史和成績，在新副上出有『曉角』過去又在河南民國日報副刊上出過『新蓓蕾』等，他們是高舉民族主義的旗幟在大衆的前面飛揚，我們看他們的宣言，便知道他們這一羣青年是如何沉痛對時代呼號着：「看，我們的周圍是如此，全是生的吶喊和掙扎的哀嚎，這時代是這樣的，你高歌，你接吻，什麼玫瑰酒與櫻桃嘴，日本人會砍下你的頭，看你藝術基於什麼之上，浪漫主義徒是引起人的肉感，自然主義也會冷掉我們的熱情，來，我們根據藝術的原始狀態而來創造今日的民族文藝」。在南昌他們對於民族主義是鮮明有力的一個文藝團體。

『力社』是俞灰馬李夾人幾位組織的，還是去年的事，在新副上出有『風火輪』後更名叫『力』他們是追求時代『真』『美』『善』的一羣，他們曾說過：「我們認為文藝是生活的表現，只要合『真』『美』『善』三個條件，便可以健全地有保持它的生存性，所以外患的侵略，社會底黑暗，都是我們描寫底對象，我們沈默地在時代線上走着，祇要時代須要什麼便供給什麼」。他們是不虛偽的一個集團。

『吶喊社』是賀奇珠等人組織，出有單行本『吶喊』對時

代吶喊他們的苦悶。

『颶風社』是蕭白丸等人組織的，出版『颶風』據說這風是向着時代前面狂吹的，但不久便息了。

『白虹社』係朱啓瑛等的團體，在民副上附出『白虹』，是忠於文藝的一羣。

此外還有林滌非等人之『東方文藝社』楊石曼等之『今日社』汪純清等之『大陸風社』『駱駝文藝文藝聯盟』『文學研究會』『竹林詩社』『蓓蕾詩社』『藝風社』『春汎社』『心曲社』等；專於戲劇的有『拓聲劇社』『薔薇社』『藝化劇社』『青白社』『駱駝劇社』等，他們雖都有出版專研究戲劇的刊物的計劃，但到現在還沒有看見他們自己創作的戲劇發表，好，關於南昌文壇上的份子大概都在這裏了。自然我只能報告式的敘及而不能詳細地論及了。

一九三三年是較去年更不同了，據說是世界大轉變的年頭，在國內日帝國主義者更緊迫地搶奪市場，各資本主義國家互相的矛盾所形成嚴重的遠東事件；也許正是我們弱小民族抬頭得到新生的機會，不用說，國內各地的文藝界，同樣會因此有一個新的轉變，南昌也許能從此活躍地隨着時代的機輪向前邁步吧！

完了祝你 安好

弟饒絃平二二，二，四，

續杭州文藝界續訊

西 彥

錦章兄：

接來信，要我續寫杭州的文壇消息；寫，自然，如果有着消息足供我寫，我是會再三再四地寫下去的。可是，我屢次的對你說，杭州文藝界之荒蕪，是會叫你不相信的。既一寫再寫，尙能三寫乎？

不過，話又說回來，有如小學生在課堂裏看教師拿着一根粉筆往黑板上寫作文的課題，並在後面註明限定幾時幾刻幾分交卷，雖然，學生們的腦子裏裝滿着的，只是些怎樣個法兒去向媽媽要幾個銅子來買一個江北姑娘担子裏白泥菩薩，但也只有俯下頭來做他們的『文章』的。不過，做『文章』還可以裝點巧，言之『無物』，也最多只會搏得教師的不大體面的批評；可是，寫文壇消息則沒有這麼便宜，『無物』便做不出『有物』來。這便是所謂『巧婦不能做無米之炊』何況我係這麼一個蠢東西呢。——哈，課題已經出定了『無物』也只得做出『有物』來。難因難矣，但寫則不可不寫也。

以上胡說一堆，自供云，便是文章裝巧之道。下面，言歸正傳。

關於杭州的文藝界，無論是書冊，刊物，作家，都已經在前兩次裏提及過了。這裏所說的，自然只有從這些之中的靜止裏去找出一點變動而已。首先要提及的，依然是蒼山書店。蒼山書店所出版的『小說月刊』第四期已經出版，裏面的文章，上次已經做略地說過了。李輝英的『生與死』，是比較地出色的，但可惜沒有登完。把短篇小說分了家，這是一件不痛快的事情！其餘的，也沒有可說的地方。『文壇新聞』自第一期出版後，給人們的印象很不壞，並且有些刊物裏還予以嚴格的批評與指示。可是，我們好久沒有看到它第二期的出版了，定會有人懷疑到有某種原因，怕它會夭折下去。現在，我可以據實情告訴你：『文壇新聞』是由文壇新聞社編輯出版的，裏面的負責者聽說是很少的幾個窮青年，預定每十天一次，按期出版下去的。後來，爲了生活的不安，其中有人正在東西奔波着，以致力量不能集中。第二期是早就付排的。同時，他們覺得如其勉勉強強地取敷衍的態度，是對不起讀者，也對不起自己的。於是，便將已經付排的第二期暫時擱起，想積極地招集些較有力量的同志，要把工作做得更滿意些。目下正在極力經營中，大概不久便會有事實來證實我這說語的。

蒼山書店小說月刊社叢書，沈從文的『鳳子』與『一鱗集』，是早就預告過的，但到現在還沒有出來，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小學生』的新編者江天蔚，聽說下個月要東渡到日本去了，所以『小學生』的新面目，是到現在也還沒有出現。這真是從何說起！

『黃鐘文學』週報，自編輯人白樺離杭後，現在則由民國日報副刊『沙發』編者陳大慈接辦，內容仍是那付舊樣子，已經出到第十九期了。前些日子在上海晨報上有杭州文壇通訊一篇，說是杭州文壇上有着鐵門。接着，便有人在『沙發』上堂堂皇皇地來了一篇批批。今天，（二月十四日）『沙發』上又有人明明白白地指出所謂鐵門者便是陳大慈所編的『沙發』及『黃鐘』；同時又證明所謂『鐵門』者，實則乃『虛掩』着的『柴扉』而已。嗚呼，『鐵門』乎，『柴扉』乎？『××』？『××』？……

盧葆華女士所著的『飄零集』出版了，裏面是和我上次所說過的一樣，是一些舊詩詞。關於這，我沒有什麼話好說，原因是我不懂得舊詩詞，並且更不懂不懂得舊詩詞到底是否是一件『難以為情』的事。而那個善於寫長詩的青年詩人劉宇，自與來姑娘結婚後，遂銷聲匿跡，最近則索性辭掉民教教實校的教職，說是要把生活方式改變一下子。

聽說目下正與他的新夫子合作一個詩集，我們且拭目以待吧。

在國立藝專任教的孫福熙，最近編『藝風』月刊一種，想你也必知道，輯編處在杭州，而發行處却在上海。現在已經出到第三期了，內容複雜得很可以，但却沒有脫出藝術的圈子，是個饒有趣味的雜誌。浙江省立民教實校出版的『民教季刊』，第三卷第一期為『民間文學專號』，由民俗學者鍾敬文編輯，要目有日本松村武雄的『關於狗民國的傳說』，亡詩人劉大白的『論綽號文學』，鍾敬文的『中國的天鵝處女故事』，黃石的『再說紫姑神』，以及趙景深，謝六逸等人的譯作，內容有相當的精彩，大概不日就可出版了。鍾氏所編的『民俗學刊』及『民間月刊』，也依然按期在出版。那個我上回已提及過的許欽文，現在說是到四川去了。因一篇『回教徒不吃牛肉』而被回教徒攻擊得站不住腳婁子匡，現在已經被判徒刑兩個月，而婁子匡本人，也聲明放棄上訴，甘願伏罪了。

再呢，便是上海獅吼文藝社的杭州分社已經成立，頭腦好像是程振章其人，社員約有十來位，並且在上個月曾經在青年會裏開過一次什麼談話會，決定要出版一個刊物的，出版的日期好像是二月四日，可是，今天不是已經二

月十四了麼？刊物呢，我可沒有看見，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見』太『寡』了的緣故。如果是，那却是一件值得歡欣的事，因為杭州文藝界正廣大着呢，廣大得叫我看不見；如果不幸而不是，那不是太『冤哉枉也』了麼？哦，哦，亞門！

其餘：『學校生活』，『晨光』，都一期一期地在出着；『新生』，『舞月』，好久沒有見面，怕又是中了風吧？再其餘——沒有了，沒有了！

哈，錦章兄，在『無物』之中，竟出了這麼大堆的『物』來了。我說，『物』是實在的『物』，決不敢撒半點慌，因為那是罪惡的事，現在我，還不敢對人製造罪惡，何況是你？所引為『抱歉』的是，這麼一大堆的『物』，盡是些『舊貨』；而且，接到來信，信手寫來，恐有若干『珍聞』，難免遺漏；而且，剛從鄉下來杭州，一切消息，關攔很得。所幸者，更我這麼一個窮小子，耳目尚不十分『勿靈』，所以還能雜拉如上，聊以塞責。

敬祝

撰安

弟 西彥寄自杭州大方伯

二月十四日

甯波文藝界近訊

史濟行

錦章先生：

從我底朋友王伯元處看到了最近兩期的橄欖月刊，覺得很有趣味。尤其合我胃口的，乃文壇情報和各地文化通訊兩項，這一類的材料，似乎比別種刊物來得新鮮，來得詳細。他如創作小說，有幾篇也寫得不錯，值得一看！我個人最歡喜讀的是鄭影子先生的小說，他的描寫力量，我以為要超過沈從文以上。批評一欄，還缺少力作，這，恐怕不僅我個人感到吧。

閒話不多說。因為說開去，離題太遠了。現在題目既定為甯波文藝界近訊，且來告知你一些甯波文壇的最近狀況，諒你，也許不至於不歡迎的。

寧波，說起來稱為浙省巨埠，可是一提到文藝界三字，不要說是荒蕪不堪，簡直是一塊未曾開拓過的不毛之地。近年來，幸有幾位青年，努力提倡，才有幾種新文藝刊物出現，然而看的人還是寥寥不多呢！

最近，所謂寧波的文藝界，仍是十分沉寂着，每天出的報紙雖說有數種，但登載新文藝作品的，只有民國日報一家。甯波民國日報副刊名叫青白紅，現任編輯乃馮振聲

，馮曾出有流影詩集，（詩爲北平流螢社叢書之一。）常在該刊上撰稿者有陳福熙曹雲鵬等，陳曹皆甯波人，陳曾著有『迷戀的情婦』短篇小說集，（光華書局出版），『密約』長篇小說，（光華書局出版）『春之煩惱』短篇（光明書局出版）等。曹著有『情狂』小說集及『一個女學生的日記』兩書，（情狂乃大申書局出版，一個女學生的日記署某女士名，在女子書店出版）現陳曹二人，聽說都在鄉間作小學教員。

文藝刊物不久出版者有三種，一爲烏一蝶主編之『出路』半月刊，烏曾出『水泡』散文集，（光華書局出版）近在辦國文專修學校，爲甯波有地位的作家。二爲幾個青年所經營之『星聚月刊』，該刊創刊號即將出版，聞有章衣萍等作品。三爲『甯波文藝』月刊，由我主編，預定本月中旬出版，特約撰稿者有魯彥，向培良，蓬子，鄭振鐸，徐雉等，封面乃柳亞子題字，楊超塵作畫，此外聞尚有青光半月刊，在醞釀中。

作家方面，如彭家煌王少遊等，彭本任甯波民強中學教務主任職，月前彭因胃病復發，解職赴滬就醫。王爲新進作家，曾一度爲劉海粟之祕書，其所作劇本勝利，（發表新時代月刊，）當上海復旦劇社在杭州公演時，甚得觀

衆歡迎，聞王有長篇小說二種，不久可在正午新時代二書局出版，王現在家鄉居，從事譯著。

文藝團體不多，去年有微鳴社等，近聞已解散。今則有慧星社，（亦將出慧星週刊）及出路社星聚社甯波文藝社等四個。（刊物已如上述。）又有文藝茶話會，亦有黃毅穗莊平青等在發起，（黃昔年作驢子阿K一篇，張資平頗加贊賞，現任甬江女中教職。）但到現在，猶未見諸事實。

關於戲劇，我只見到去年袁牧之等一次來甬公演，所演的大概是丁西林的壓迫，和田漢的南歸，此外，我是記不清了。

甯波文藝界近訊，僅僅是上面所記的這一些。

就此祝你

筆健！

史濟行敬上。

文 壇 情 報

元 葉

1. 蕭伯訥遊華行程

英著名劇作家蕭伯納 (George Bernard Shaw) 來華消息，已遞誌本刊。茲又探悉蕭氏乘昌興公司之皇后輪，於二日抵新加坡，三日離新，啓旋東行，經暹羅之曼谷 (Bangkok)，十一日始抵香港，十三日在港大演講，十五日上午六時離港，航行四十八小時，至十七日上午六時四十五分抵滬，當時上皇后輪，得見蕭氏者，僅孫夫人宋慶齡女士一人，十一時在楊樹浦登岸，即乘汽車至禮查飯店休息，旋又至孫宅午餐，午後至世界學社，三時在孫宅接見各報記者，六時又乘皇后輪離滬，十九日抵秦皇島，二十日抵平，廿四日乘張學良私機，償其遊覽長城之宿願

，二十五日離平，轉秦皇島，登輪赴日，此蕭氏遊華行程之概略也。此次蕭氏來華離華，均屬匆匆，雖平津滬各大報，均出「歡迎蕭伯納」號，然蕭氏對華，因時間關係，印象不深，而中國人民，除文藝界外，對蕭氏亦無若何深刻印象。

按蕭氏現年七十七歲，其劇作，有人與超人 (Man and Superman) 武器與人 (Arms and the man) 華倫夫人之職業 (Mrs. Warrens Profession) 運命的人 (The Man of Desting) 等三十餘種。

2. 「波華荔夫人」攝成電影

寫實主義的先覺佛羅貝爾 (Gustave Flaubert) 費了六年 (一八五六——六一年) 而成就的「波華荔夫人」 (Madame Bovary) 爲寫實主義不朽之傑作。內容，是描寫一個鄉村姑娘名恩瑪的戀愛史，她初嫁與波華荔作後妻，但感不到興味，於是先後與羅特耳夫及列洪發生戀愛，旋因失戀，仰藥自殺。此作曾風行歐美，各國均有譯本，中國亦有李青崖譯本。現已由美國某電影公司，改編爲電影，因情篇略事刪節，已改名 Unholy love，由裘絲康潑頓 (Goyce Compton) 飾波華荔夫人，演來細膩盡緻云。

3. 流露劇社將公演

南京流露劇社不日公演，主持者爲向培良卜少夫林適存等，所選脚本，爲父歸（菊池寬）同住的三家人（歐陽予倩）生命線前（林適存）壓迫（丁西林）現尙徵求社員，又該社已借新京日報副刊地位，出版流露旬刊，由林適存編，執筆者有向培良白薇等。

4. 北國文學週報定期創刊

天津文壇之荒蕪，已成無可否認之事實，蓋該地既無文藝定期刊物，各報副刊，又均不堪一讀，最近除精華書局將出版「精華」外，聞四月一日將有北國文學週報之出版，編者爲樂坎。

5. 女子月刊創刊號

上海女子書店將出版類似商務印書館已停辦之婦女雜誌的雜誌一種，定名爲女子月刊，本月八日可出創刊號，開執筆者爲馮沅君女士呂雲章女士陳秋子女士及前婦女雜誌主編楊潤餘女士等。

6. 顧仲彝辦劇社

顧仲彝近在上海組織「實驗劇社」，參加者甚衆，開現正排演蕭伯納之「英雄與美人」，田漢之「母親」，歐陽予倩之「買賣」，及「怒吼吧！中國」等名劇。排演成績良好時，並將在上海蘇州杭州無錫等處公演云。

7. 婁子匡被判徒刑兩月

曾在南華文藝上發表「回教徒爲什麼不吃豬肉」一文而觸怒於回教徒的婁子匡氏，曾一度逃亡，後由其自首於法院，刻已由法院判處徒刑兩月，婁氏亦甘願受刑，已放棄上訴權。

8. 羅家倫作軍歌

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氏，近感熱邊戰事緊張，特作軍歌，勗前方將士，語句激昂慷慨，且頗精采，以「中華男兒血，應當洒在疆場上，飛機我不睨，重砲我不慌，我抱正義來抵抗，槍口對好，子彈進膛，衝鋒的號響，衝，衝到鴨綠江，雪我國恥在平壤！」一節，最爲悲壯。並有再作軍歌數曲之表示。惟一般國人，尙盼羅氏更進一步訓練該校學生，作切實的救國運動。

9. 田漢的現生活

左聯劇作家田漢氏，因卜居滬上，潦倒不堪，無法生活，乃由洪深之介紹，於去歲歲季，獻身電影界，充聯華及明星兩公司顧問，收入豐裕，生活已不似前此之「普羅」，聯華公司之「三個摩登女性」，即田氏所編劇並導演。再上海晨報，本月一日起，每日出版之副刊「晨曦」，亦由田氏編輯。據一般人推測，田氏以後可過小布爾喬亞生

活，不再度普羅生活矣。

10.「東風西風」譯出

曾得皮里茲文學獎金之布克夫人，乃善於描寫中國社會情況之女作家，歐美各國人氏，均喜讀其作品。「東風西風」，爲其傑作。最近由本社社員郭冰岩君將其傑作「東風西風」譯出，譯筆忠實流利，誠有一讀之價值。

11.楊昌溪赴贛

本社社員楊昌溪，原在新京辦「青年戰綫」週刊，刻因該刊停辦，同時，應李贊華之約，已赴江西，助李辦報，一說，將在贛省黨部工作。

12.廣州新出兩文藝刊物

廣州文藝界，自「東方文藝」發刊後，已略有生氣，最近並有「南音」「天王星」兩文藝刊物發刊，雖該兩刊內容，均在水平線以下，惟主持者均頗努力。

13.穆時英落伍

以「南北極」一作而成名之穆時英，曾被譽爲「文藝大衆化」之先導，惟其近作，均屬描寫布爾喬亞生活，如「上海孤步舞」「夜總會裏的五個人」等，故一般人均認爲穆氏已從時代前端，沖落下來，成了時代的落伍者了，江鴻

君竟在庸報上公開批判穆氏之落伍，谷非君在文學月報第
五六期，對穆氏亦有批評云。